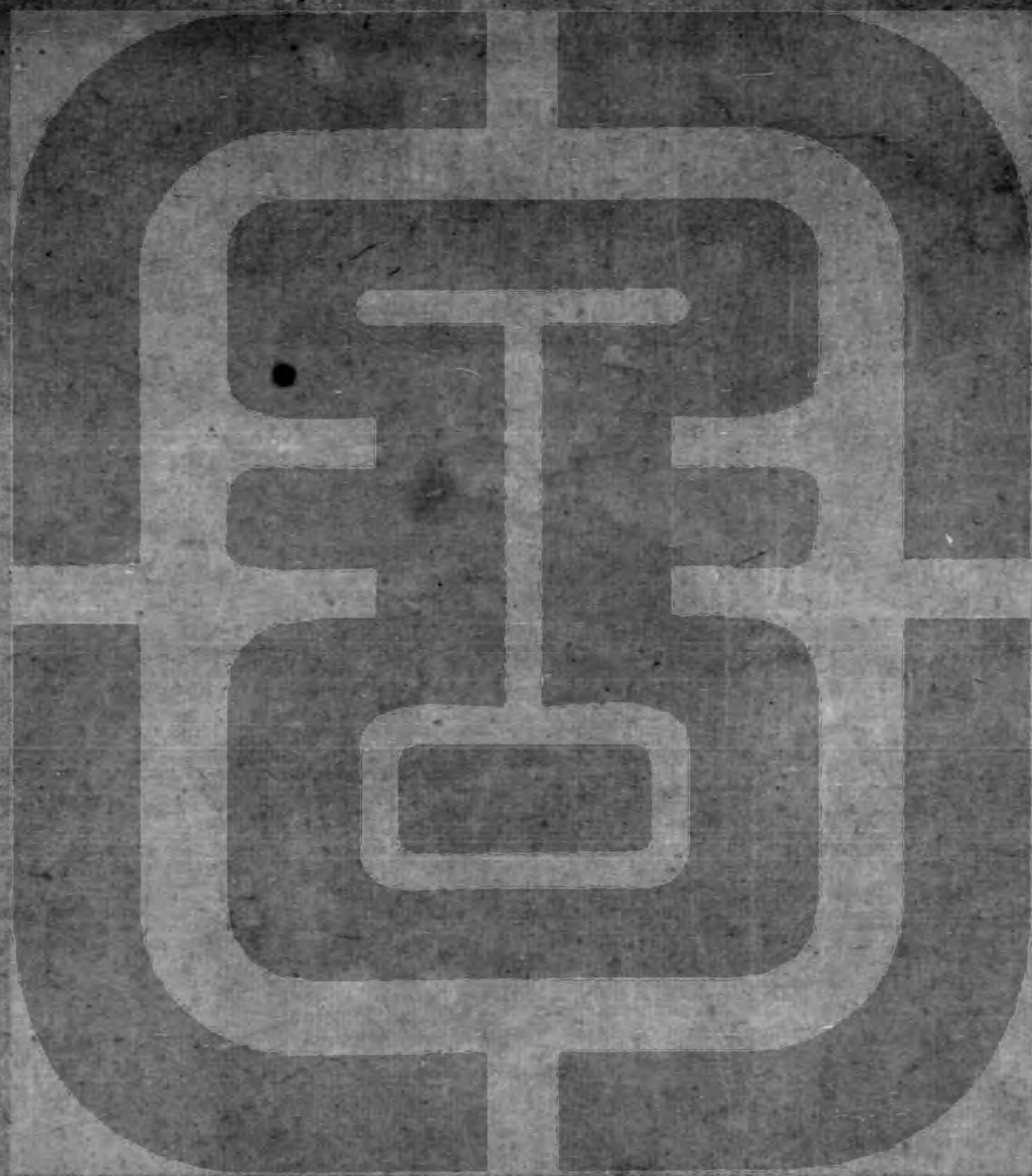


中



邊州聞見錄卷四

武進陳鼎恒曾起著

江口

眉州界錦江從此合流有二郎廟獻為楊展所敗焚輜重於此滅頂爬羅往得金犀犀南岸傍數家此恒產云有如天

金印者椒岸復墮入探之宛在也吳梅部綏寇紀畧獻忠以法涸錦江鎔金其下深數丈意為後有故老能名其處江口人皆知之

眉山

眉山高丈許寬可一亭在官舍後遊履所罕到城西偏三蘇公祠相傳即其紼殺行故址其後小山亦名眉山三面溪水西為瑞蓮池花時有並蒂者諸生舉皆酌酒賀古栢如虬龍門外白榆石欄皆入根鬚間云是老泉手植殿以木假山堂木假無之

也祠毀於明季鉄脚虫修復頗草草東坡水城小像傳自李龍眠幅巾趺坐橫杖於膝上有穎濱贊洪武中鑄石猶在其餘坡書皆摹本玉臬驛券山谷跋為近古耳老泉墓東山十里之廣福寺側嘉靖間御史俞公命其守上下彭眉間求之僅形似其子姓亦寥落無聞東坡兄弟墓在河南之邦縣松楸鬱然無剪伐者生平宦遊所歷及重遷謫之所有時祭則有奉祀生皆自詭看山可喟也

歐陽公老蘇先生墓志云三女皆早卒司馬公武陽縣志云三女皆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其所傳小妹者歟蘇氏小抄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與司馬公志協又云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先生有詩曰汝母之

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婚鄉人嫁娶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先生全集缺此詩

司馬之言要為可信也東坡墓朝雲在惠州又有妾明霞者墓在湖州城南峴山

下康熙甲申太守陳一夔重加修治掘地取土得古墓磚砌而銳其上有門可掉臂而入縱橫可二十餘步無他銘刻也

鉄絙怪

舊青城神縣人漁於江得鉄絙牽之長不可竟最後一物如彌猴其項下圈欲斷不斷疑為前人所鎮壓馳白之尹新其圈縱之

事與太平寰宇記楚州漁者釣得古鎖不絕畧同記稱獼猴即禹鎖水神無支祁

高標山

嘉定州治後不甚高城無他山登之可望蛾眉隔江凌雲烏龍諸峯歷歷闌楯石湖詩若為喚得涪翁起題作西南第一樓者今出改造不稱所云矣嘉州蚕市不下錦城產茶紙沙磧間竹屋鱗次水漲乃移就城闕卒不及避或以夜即剪為波臣而居者曾不改度利故也戊戌春與其地石廣文遊高標寂無市囂而可攬一州之勝方響洞故在學宮前石云僅彷彿前人碑刻皆殘闕浮生半日以閉心神而已

蘊真洞

嘉定之白岩鋪廣袤三十餘丈有道士趺坐其中洞有大士像遊人不絕與之食日可數十人否則數日不食洞左民家婦每食必使其子先食道士歲己巳道士將之重慶謝其子曰厚意不報者三年於此矣而家有銅鉄器耶與之鑪道士於岩上挑取草一莖狀如馬齒莧以其汁拭之遍戒曰而母苦無以養是即金也試之果驗其子復荷鋤而來道士已去喟曰吾向以鋤價重卒少獲金或曰此金櫻草也

荔芟灣

嘉定州之東十五里荔芟灣民間荔一株春時編竹闌免其家力役護視之以充省會方物之獻

蘇稽鎮

或云以蘇頲得名故有祠今人槩傳為文忠公流水千家鬱然成市右湖詩濤聲悲
壯夜蟬咽併入小窻供不眠者即此

凌雲寺大像

大像肇於唐韋南康故有大像碑自山頂琢鑿而下巋然臨江凡青衣平羌之水自
雅州出者至此合流蓮座與水平東坡詩奔驟過佛脚者是也棟宇僅遺址肩以下
草叢生王阮亭所錄任論詩可憐世歷風霜苦古銷却金衣變草衣初讀之金衣草
衣不過屬對之工正如放翁遊彘陵之西山始悟歐公江上孤峯蔽綠蘿句以其下
有綠蘿溪也詩取與會不必盡切其切處又無字可移易如此

唐開元中僧海通鑿此以資鎮壓詔給益麻稅若干諸連帥相率指助至南康時
始竣役相傳其下多水怪元僧千峯有道行夜鳴鐘為碧津渡龍神所忌走白郡
守禁之不可一夕風雨掣其鐘去至今相戒又傳寺左烏龍山觀音大士至此見
兩河沙岸眾鬼啾啾乃化為鬼王今釋家猶有烏龍再定面然鬼王之說地當絕
險一不戒則覆溺隨之鬼怪恍惚附會固然耳南康碑頂圓百尺目廣二丈蓮花
出水趺坐成形詞近夸乎又傳夾江城外同時鑿千佛其徒笑曰只是一佛耳語
近乎道蘇許公利州佛龕記遺跡即今廣元千佛岩舟行朝天峽中歷歷可指余
遊洛陽之龍門山兩崖何啻萬億乃魏元時宮闈中所造自徑寸以至數十丈大

小異形前人固好事亦可見其時物力之盛如大像則成之兩朝而卒無勿成也
金衣草衣於明已不無慨焉何況兵燹後歟

蛇土地

乙酉春大邑李氏兄弟擢竹筏出灌口夜夢白衣人求於詰朝附行日午無所見一
白蛇登筏將擊之以夢而止至嘉定之會江門蛇乃去其夜復夢令訪之土地祠李
如其言鄉人方賽社皆起立曰君得毋從灌口來耶歛金謝去昨夢神言之也嗣後
遠近祈禱皆有奇驗閱三年復夢於鄉人云某日當之漢口城隍祠為我買舟尾一
席地至則重貯之耳其日果宛延登舟舟人耳土地之名事之唯謹至漢口遽失所

在訪之城隍廟其鄉人復歛金謝一如見夢於嘉州者至今會江門蛇至則敬神之
無敢觸犯云

墨魚

烏龍山下立春後產墨魚肥美無骨出游不過九泓燭以火輒出不去山有郭璞若
及爾雅墨其魚云食研池水而然至今江上魚頭遺存墨處蘇子由詩也

郭璞移水記仍於嘉州城東百步烏龍山鑿書岩省志謂嘉州名始於後周記出
附會璞之入蜀史亦無明文也

香海棠

蜀海棠出嘉定州乃大足者有香今亦濯濯碧雞坊都人士幾不能名其處矣余所見多鉄梗江南所貴西虜垂絲川南無復知之者况有香者耶吾鄉顧唐橋方檢討宅相傳東坡先生卜居地中有洗硯池及香海棠二十年前為庖樹厨烟煤所逼遂死於爨婢之手造物者豈容有色尚有香知此種海內幾絕也

峨嵋山圖

巫山之雲峨嵋之雪千古所艷稱也甲午春舟中望十二峯烟鬟蒼翠可數末由歷級而登今春三月以檄之峨嵋私心竊喜自此度雙飛橋曳杖千佛頂襟帶平羌俯視全蜀可自侈壯遊矣大中丞復令遲刺史邀而止信宿城東而返余於二山失之

覲面也道路諸老幼携辦香接踵登山見長吏車騎皆避立豈知長吏之俗進止不得自由乃如此耶珙僧以峨嵋山圖相餉閱之神往然彷彿形似與舟中望巫峯之勝寧云盡是已哉

峨嵋雪

峨嵋雪深數丈至九月僧皆下居萬年寺肅州之雪山有深數十丈者歷夏不消雪蛆如蠅無毛破之有血雪蝦蟆狀如穿山甲雌雄必雙貴人搆其皮入藥值二三百緡峨眉山雪蛆猶為附會

雷洞坪

明季之亂峨眉諸邑孳老幼入山賊兵過雷洞坪大聲自洞出怒擊以礮隱然格鬪狀已而馬上若有所見楊展亦力足拒之卒免屠戮至今戶口仍明季遺籍桑麻鬱然紅亭綠柳掩映道周有吳下風味

峨眉萬世尊

崇禎八年淮撫楊一鵬以流賊殘泗陵與按臣歸安吳振纓同被逮一鵬嘗以孝廉赴銓部頗悒快明制非由進士出身嘗不得貴仕故也醉遊西山遇老僧呼其名謂由某官進秩中丞不過十年悒快奚為者一鵬以非舊識而卒呼其名且能道其意中事復詰之笑而曰信也但不免柴市口一刀耳一鵬蹠而曰富貴吾所願柴市之

厄惡乎避之曰避之是在老僧其時鉗鉢叩轅門君得毋有所忍而不能舍乎一鵬捫心示之詢其所有自曰吾峨眉萬世尊也言訖不見遂讀書西山成進士數歷中外以至開府江南計年皆如所言一日鈴下卒云有老僧求見自稱萬世尊一鵬方草檄筆為之墮地逸柱而走徐語卒俟齋沐僧喟曰固知其不能舍也拂衣去卒畏罪止之索紙筆書十絕與卒曰以此復命一鵬得詩而泣不數月而有鳳陽之警下獄時語吳願以身任吳辭曰事由前定萬世尊其知之矣且以詩示會體仁柄國庇吳以未握兵柄得遣一鵬臨刑有若有所見呼阿師不絕云吳有獄中日記名棘鈴溝載始末其諸孫斯銘孝廉嘗與人言之

明制淮撫督漕兼護泗陵一鵬楚人病而且旣不任事閣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優假之被逮欲巧借中州不行遮擊為解柴市之誅尚由乾斷耳逆獻入川應熊即遵義開幕府後死於黔賊之殘泗陵也先屠潁川執張司馬鶴鳴嚙齒罵倒懸之樹刺刃腹中鶴鳴別業在城外臺高數丈守令請毀之鶴鳴不從賊卒登臺覘城中虛實遂陷張王兩公似猶知大義者而門墻之戚園囿之娛以死殉而不悟奚贖哉綏寇紀畧一鵬為成都推官登峨眉山有僧踞佛坐睨而笑曰若猶記下地時哭日夜不止須吾摩頂耶楊悅然禮拜屬曰後三十年于淮上造訪幸勿忘一鵬為淮撫得賊信治文書亟僧擊軍門鼓稱峨眉山萬世尊致書求見楊請以詰朝僧詫而去曰過今夕不及救矣發函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勸亟去餘則西市語也與棘鈴異詞吳得之同獄尤可信僧能前知一鵬有夙緣徒欲其全身毀敗之餘而不責以憂公稱職防患於未然抑又何歎

繡頭

峨眉山僧繡頭自山椒而下徃復跪拜三年乃於紅春坪之石穴居焉穴旁古樹一株倦則徙倚其下謂之遺魔穴中一虎一鹿呼道友口不言禪唯云大眾須早些起耳跌坐而化歸以金猶在生平唯一笠一衲綰髻如螺不梳櫛而光可以鑑繡頭之名宜有取焉或曰此僧乃孫可望帳下劊子手也

聖燈

峨眉佛光日午見聖燈以夜點點如流螢隨風墜地拾之乃一片小木葉耳青城故有之吳傳錄或草木之靈者亦有光

峨眉產辟竇草隱見有光雖赫日不掩金堂之三學山古樹春時夜有光如炬遠近皆見之予姻董蒲州之僕李成戊戌十月從峨眉來云其日登山大雨山半雪山椒豁然晴朗下視江河大地皆白雲中有五色變幻僧云此佛光也夜分呼聖燈見萬點星球高下都是李又言佛光或是斜日所照耀燈則不能名耳

放光石

出峨眉山後馬夷所居地小者映日撚之五色有光于水晶特為貌似

曠野將軍

蜀多淫祠所云土主者不知何神其神以地而異夾江之南安鄉呼曠野將軍事之尤謹其鄉戴鄧各為一邨灰舖子則衆姓居焉迭為祭主每歲以二月卜吉為行宮輿隸有厚其燕勞計費中人之產不啻數十家峨眉夾江以逆獻蹂躪所未及繁庶甲川南其俗乃歸功於神賊兵至木城街恍惚有見云

長寧柳公廟亦呼土主三月迎神舊俗上下街以羊鬪拳勇者繼之八月為燭會

燭大百斤者柳公名光熙宋南夷巡檢使省志稱忠祐祠聽事西北菜園中有廟高不及肩其神達魯花赤其額忠祐假在城鄉之老以名婦旗一金鼓各一導而秉壺婦孺有疾禱之唯謹云此衙內土地也余祭之以禮達魯花赤元時衙阿思簡也守長寧軍邑志稱有惠政偽為忠佑而又以衙內土地謫瀆不經柳祠夫人肖其里蕭氏之女云是神所憑尤可笑吾鄉之呂城土地祠一祠祀郭子儀一祠祀顏良以大定橋為界仲春之吉郭行王禮顏建大將旗鼓往來拜謁村市之神不遠數十里設供帳候迎道左相傳有打馬前神課者寄宿顏祠聞刀劍聲不絕比曉其所奉關帝像已碎之地顏像設流汗至今相戒其民不敢竊奉關帝地故有晉周處廟院本何興娘故事所云泊舟大定橋下者是也皆近於戲附記之

張姓雷異

夾江縣南十里張家橋居民于雨中見樹杪山鵲雌雄驚噪意其有物乃以竹竿竅其巢蜈蚣長尺緣竿而下震雷隨之其人焦灼而死遠近聚觀其人似無大過或疑天譴為已甚頃臾雷雨復作尸從電光中去而復還遂甦詰之具言所以其後乃一面黑而長者繫之山下盤龍河倒持兩足灌之自覺清凉入骨耳目頓還舊觀耳夾江門人宋子嗣為予說

黑白狐

雅州界機崗箐林中黑白狐各一鷹犬不能傷白狐飛騰雲霧倏忽千山黑狐皮映日閃爍如萬點金錢苗民得之不過易布縷入都市價不貲矣

白馬泉

雅州城北百餘里山谷中泉自石穴出居民資以灌溉相傳有白馬現故名亦名龍淵宋紹興間祈雨碑尤在泉出如朝夕修復翕而入其聲喧逐彌甚亦不盡在子午時也志皆未詳

金花娘子

金花娘子云是姜伯約妹不知何昉黎雅諸州廟祀唯謹伯約不及也

和州之烏江揮花夫人祠同謀高虞姬也酬酒後必為揮花再拜而去亦不知何

昉予詩未為君王求後魯敢言弓韜事通神翠釵斜壓名花重猶及夫人是美人

名山茶

名山蒙頂茶受陽氣獨全生上清峯石間無花而子如他產老幹僅存高不踰尺明時嘗進御今有司於萌蘖時猶加藉記相知僚友乞得一兩葉而已丙申春季大令稅以斤許云焙茶之餘其山故有焙茶也

予居江南一鎗二旗間加評論聊以適情自落蚕叢得合江城眉諸產即為僅事邑多清泉雅堪烹試而茶具俱無若一葉兩葉正不如多之為美耳

榮經西門

榮經吳逆時趙將軍良棟追兵至大關山殺傷以萬計城西灌莽間猶多白骨破打箭爐時健兒燕某者與其黨燈下呼盧負而逃歸逆旅逾時復至者再叱云何為仍是君處耶眾詰之云亦無他異但覺陰風慘悚舉步即不知所之耳

榮經茶

榮經之太湖茶最有名距城數里太湖寺寺前小山高三四丈玲瓏可愛茶不過數株耳榮經屋箐間皆茶打箭爐之西番皆利其產吳楚商販至山民襍市所有筐筥連屋棟擇出其邑之女手曉則艷粧而來芽茶為上鷹嘴次之花刀釣綫又次之四種從指縫中續續如泉流諧謔間作繼以短歌少年連臂出入無所忌其齒自十五而上近三十推為領工與領工微言之有不歸者名曰揀夜茶商販皆挾千金入打箭爐沙鴉又其室矣

大象嶺

榮經縣二日小關山由此九十里度嶺春夏多積雪榮經一擒孟獲處城外有碑小關山四十里古木叢篠間石經彷彿有孟獲城遺址豺虎魍魎所也產黃連裏糧持弓矢循石徑而前隨手剪荆棘以識歸路抵城下相戒不敢出聲否則必逢不若見有背負黃連稿死樹下者竊取其連雅州人所云頂連是也數年前有物黃毛被体飛

度樹杪衆皆駭汗或擬以一矢其物揺手語之曰我亦人耳何害焉詰之知為明季
迫兵亂入山者呼之卒不肯下曰吾於此頗自適鄉里有無徒亂人意耳言訖長嘯
而去

黃連蛇

食指大以尺為度色如金齧人不可救藥竹筍含其穴掘地驅之

黎州風

黎州無文官多大風聲撼山谷過李州至馬坪壩亦然諺云公風三日毋風五日建
昌道皆破巨木疊石覆屋以此

馬京

黎州土千戶馬京者裔出後漢馬岱逆賊獻忠欲餌諸夷用降人為鄉導給以金印
而使偽遊擊苗某率兵脅之京擲印於地與其亭夾擊獲賊首七十餘人殺之演武
場斷斗門隘口發義倉以賑民之無食者人皆踴躍思戰遂有雅州龍觀山之捷賊
為胆落去京年十六負勇使氣而不戒於酒色逾年死亭嗣力拒如故後被執不屈
而死同時碣門天全招討使司楊之明亦以討賊突陣死土司中何詎無人歟

李華者黎人州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之京年十六亭十五華乃八十老人耳
其後曹勳起黎州戰賊於小關山

夢黎州

黎州城負懸崖相傳舊城在其上有采藥者行十餘里岩壑幽深鳥啼花落步步入勝旁曰黎州古治其間服御之美好人物之妖麗畜眼未見舞榭歌樓婉轉不絕晚則任客所止往復數四欲為移家之計家人疑其妄曰黎州在某處何得有此其人恍然曰我故知其某處也復迹之荆棘豺狼而已沈吟伏枕曰豈其夢耶至今有夢黎州之說

黎州茶

音椒

川椒故有名產自黎大所城隅者尤香列大小必雙肉理細密罅裂而子不墮俗呼

抱娃子椒

黎大所雍正七年裁革改設清溪縣

九葉芸香產黎州山谷間婦人禡以辨髮香彌月不散

越雋路

黎州四十里漢陽街天氣和暖禪衲可禦寒出大花板三十里洪水營多瘴暑月尤盛三十里白家埧過流沙河沙與水俱滾滾不竭然清淺可渡十五里娃娃營上有碑武侯渡瀘即此舟首尾皆圓可容牛馬百人倍之一里大樹堡十里晒經閣有晒經石長丈擊其中淵淵有聲相傳唐佘英遺跡一曰平夷堡一曰大灣皆自裹糧居民所食苦菽麥耳或求水火呼之鮮有應者排闥登其牀男女禡坐則求無不給一

日至海塘出花氈西四十里即麇子廠也一日正西城一日利濟城皆斗大天皇廟苗夷殺越人之所以不可道里計過天皇廟五里越雋衛五方雜處置防守官地饒魚米山多麇苗彘以木皮縷分之自為表裏擁背如氈衫其形如魚蓑也腰懸短刀柴弓毒矢發必洞骨木皮衣伏草間無二色人不及避馬不甚高大梭鞍雖無鞍亦能騎而馳慄悍狡黠以私鹽為生

半世夫妻

大渡河瘴毒尤甚南為避瘴山立夏後別其婦居焉霜降乃歸有半世夫妻之號行旅或與婦私幸而不死亦病廢不能出聲其山有二穴一高燥而寒一多積水瘴起飛鳶千百戢翼其中但鳶則雙栖人則不利挾唯耳

大麻布

自大渡河至海塘數百里五六月水發時石上如苔如絮呼石筋績為布垢即以火然之色如麻呼大麻布美其名則火浣土人云其所焚者垢不垢不能然也會川衛產不灰木既燼復故土人取為燭心或曰火浣布乃柔此木成之

放哨

越雋至小哨商賈入建昌者必詣把總衙門人馬若干貨若干皆有籍每月逢六日鷄初鳴舉礮為號以兵護其行過小象宿中峯填則冕山營卒亦至各以所護商賈按

籍交代而去名曰放哨

啞泉

過冕山至銅鼓峽二里泉清甘飲之則手足皆黑而死名啞泉

建昌

建昌城縱橫七里內設總兵官文則通判旁州縣隸焉為衛為所各有攸司城中兵多民少東南兩門成市風俗奢侈產茯苓紅白銅大花板鴨草菌水有毒年自二十以上皆生癭婦女多秀色癭亦不免俗以官鹽為川鹽食之乃消東北有羅羅街土官安姓蜀少平地七八十里者建昌有之東則鹽井衛產蛤蚧西寧番南會川以攀枝花為絮皆

五日始達

小海子

建昌東南一名邛池相傳有老而無子者齋沐入山即所遇為子人獸無論竟日無所遇夫婦齧指血滴石穴中約七日後復至見小蛇如絃携歸畜之成巨蟒鄰里疑其將毒人訟而置之獄蟒穴獄出之城遂陷海邊居民數百家夜則捕魚賦稅外酷酒以青苔為蔬蚌蛤多珠受布一匹即沒水取之

其下泥青色多磁石漁人以竹筏不携寸鉄舟行為所掣有與齋俱入者蚌無大小皆產珠魚似鯉而長舌其美亦在舌建鴨有名某總兵役其民為方物之獻品

嘗不之旨乃已

建板

建板之佳者度大象嶺為艱所云一員抬不起者是也其樹即杉全身沙土中皮有厚可為枕者建板如麻雀矢鷺鷥毛所見亦罕巧匠多文飾屢易則目眩不能辨矣杉皮厚而軟能避蚤虱好事家刊以為枕云

安土司

建昌土司安承爵御其下嚴有大過鉄釘貫兩手於柱憑几熾炭暖酒封其肺肝生啖之承爵死其妻翟氏納所屬為夫妾茅氏欲奪其印訟之熊中丞卒兩置之繼孟者孽生子也十餘歲時日以利矢仰天射承以額鋒穎不容髮兩指揖之復拔刀逐走獸斬擊如意顧左右曰犯法者如之後竟承襲

火焰山

會川衛之雲南界橫亘數十里毒熱自踵而上行者竹筩貯茗時時吸之山半有溪水不滿尺行水中馬毛皆脫由雲南來者問渡金沙江已幾卓午而又在山之陽其苦嘗倍之也

會川幻術

會川諸夷通幻術能制蛇虎其婦荐枕時人皆殊色曉則如故其丈夫與人狎猶婦

婦也力耕不為盜商旅惑之

或止之宿聞穿墉聲以米畫地呪之鼠皆駢首伏勿殺殺則不可復云

金穴

會理州東五里瀕溪產金紫黑色探之聞鈴聲

沙者泉

蘆南山箐沙者村有泉味香辛如酒清明前男婦趨飲連日云能愈病

邛州治南文君井水亦有酒味傳自文君鑿

珍珠倒捲簾

由雅州之打箭爐道上沙自石穴出日夜滾滾不休人馬疾馳斯免一足陷則不能舉趾折而行十餘武耳

溜筒

瀘水湍急北流通金沙江映山作深綠玻璃色澗里許鉄柱夾岸貫大繩以竹名溜筒人馬貨物縛置筒上擲而送之用力猛如矢而易達否則蕩漾中流隔岸掣其繩乃免康熙四十年間設稅課司方舟為橋行旅便之

打箭爐

打箭爐距成都千有餘里相傳諸葛武侯渡瀘時造箭之所前朝為長河西魚通宣

慰使通滇黔商賈出入 國初土司蛇蜡查巴征其稅厥貢若干緡烏斯藏乘三淮之亂私請於總督蔡毓榮畫瀘河為界設營官以固市利吳逆平纂修一統志無魚通圖冊下其事於有司理藩院郎中克什忒往勘重慶太守祝兆麟為鄉導營官工阿裁使其帳下健兒數百迎之渡河佩長刀桑木弓箭鈇如掌椎髻跣足班聲振山谷一時官吏以緣溜筒而渡心悸其險而所見又惺惡如此詰以營官何在曰營官亦候於門耳克什忒南向坐阿裁北向居阿裁之右者為喇嘛僧援據古今一自其口出畧無遜辭夜聞磨治刀劍介馬之聲皆危坐事聞乃命提督總兵官唐希順討之殲其族烏斯藏不能救所積金以馬運凡七十有奇復設稅課司監督二員

唐希順行師有紀律性猜忌專利破打箭爐功成而不及賞以死嘗於馬上見所識成都市民詰之曰小人賣糖至此糖完乃歸耳以唐糖同音惡其不祥遂殺之

打沙鴉

打箭爐女身材纖麗者呼丁香个不為擇配使主貿易入市評物價夜則荐枕呼打沙鴉唐都督破爐時將吏竊以自隨令雄服乘馬而出其女頗不願他往或携過楚南多天折衣如舞衣有值數十緡者

打沙鴉猶華言合夥意能通番漢人語商賈利之

大樹

打箭爐樹有大可畝許者虛其腹而枝葉愈茂行人投宿之所容牛馬百數官吏好事分張帷幕門屏燕寢庖福之屬前後以次窈窕自如嘉興徐君會邨嘗隨祝太守過其地為予言之又言陝西之華陰廟古栢合抱中空而槐生之旁無罅裂簷而上者見為槐其膚則皆栢也

冬虫夏草

出打箭爐長徑寸如茗芽雪消始見根作虫形黃色鹽水浸製無灰酒服之貴人要藥施伯幹云根蠕蠕泥土中匪徒貌似

烏斯藏

烏斯藏王治其國中民事若朝聘盟會或興師旅達賴喇嘛主之條教輒稱佛旨自金殿降於鄰國亦然呼活佛或言年至五六十自嫌老醜即奪胎民間八九歲以書大王約某日當還王乃盛儀衛迎之次第呼其徒名號所御服物人所不知者皆能指示其處云

烏斯喪禮

烏斯藏疾病不設醫藥延僧懸文殊像以金為供養僧誦經白練幡下木桶竅數十懸幡錢竅中僧以手左右摩弄錚然有聲與經聲相應和而已病稍愈即以所供養金寶與僧死則火其屍加鍛如麵然其生平所積金寶日用服御華美之物載以牛

馬八頭遍歷諸寺是挑所鍛屍於佛爐中謂之起度以故喇嘛皆豐於財民間生二子一必為僧

石鼓山

東川府城西七八里山石叢叢如碧玉擊之大小爭鳴又數里熱水塘受三四尺去垢不假爬搔在岩下天然浴室

雪山

距府城四日穿林度嶺無冬夏行積雪中雪蛆首如鼠尾足彷彿如絲皮色如河豚腹味鮮美夷民於日初升或將落時醫樹伺之見有蠕蠕而出者徐以鈎鉄擲之有亡俱不可復云其山產佛頭青以苦寒人跡罕到其風能裂衣不徒雪也

魚洞

城西山半洞如斗大三五參錯魚隨水出潑刺崖石間雖行路猶掇之也下為海子水涸乃渙其首係婦人席地指點笑語滿尺者以充官厨產芟狼藉汙泥中刺足血淋漓鮮嗜者東川故土司祿比地康熙三十年前其家自相殺乃以吏治之歲收米千斛畜牧之利無算通雲南商賈往來刺史日恣睢其間久則避怨而不敢居以府事委經歷司與奴隸主之可慨也

呪山

東川司者甲境內有小山碍路者甲令其地鬼師數十環而呪之以七七日期成灰

梅照壁

東川之威寧道上有呼梅照壁者枝條皆東西向不假編葺葉時如翠屏花時如粉墻

邊州聞見錄卷五

武進陳聶恒曾起著

方山

瀘州方山成都道中即可見雲峯寺據有其勝聖可錫卓錫之所聖可江南人不言福福自火食於重慶之華若言某日亦寂三年

不壞覆以塔否則布袋投之江耳卒投之江書本其法嗣

大用牛

聖可居方山其徒數百皆力耕有呼老九十者無告之民齋厨得食老九十即跪而礼佛老分摩腹徐行宅庚寅暮書木夢中見老分荷簷入牛關已而生犢出大剛擾為諸身之率其徒以書自言穿鼻的為有老分法名也每有工作呼即至其屋不用命報加厭觸吁可為徒食者戒已

文石

蜀江多有之火燄磧為最出回流中者尤光瑩可喜瀘州納谿土產也

巴縣老僧蓄一石有奇采或以袈裟易之不許為其徒所詬怒而碎之地得黃金

如彈丸

紅蜻蛉

出瀘州與九香虫雪蛆皆京師貴人所索黔蜀土產也

朝陽洞

江安東北十里容數百人故有寺頭陀苦行之所古佛僅存蓮座前有泉自洞頂滴瀝而下盛以大石盆清甘可飲朔望空中聲如木魚徹夜不歇土人呼木魚鬼

張渡子

五十六年秋七月長邑昆盧寺為孟蘭之會江安人問渡者皆自馬鞍灘渡子姓張

岸上人見其權舡往還數數怪而呼之曰君不見有官眷在耶已而登岸極言女郎之美前後婢僕凡若而人欲至長寧赴孟蘭會探囊出所得青蚨皆紙錢也大驚仆地病一月而蘇或云灘上八角樓側向有墓相傳為明時江安某令眷屬張所見母乃近是歟

柳氏

康熙五十六年江安遊擊帳下兒陳某夜職扞擻於夾道中遇婦人抱其頸求歡手寒徹骨知其為鬼叱之翌日復然遂病死而復甦曰鬼為納谿柳氏吾訴城隍之神已杖而遣之矣月餘陳無病而死彷彿至納谿城隍廟趨與柳氏對質云柳氏以江

安城隍之神庇其屬走訴省會奉批勾審神檢生祿未絕且未得江安卷宗使皂衣
吏移赴本境江安神大怒柳氏充雲南軍陳三日復甦遂辭役為農民江安令段港
濱言其事

港濱河南人又言為尉氏廣文時城東四十里白家灘有為安陸刺史者以無子
多蓄姬妾營東院居之頗擅臺榭之勝康熙四十年春有飛騎至門云自隴右奉
主人命欲借東院白公沉吟未對云先生疑之耶懷中出所給由若時王制篆文
天地人王之印六字差彷彿餘文俱不可曉白愈駭然其人曰某即去可急薰除
也過東院內外門閉俱有封識知其為妖呼姬妾避之西院閱半月夜分白衣老

人叩謁云小女欲歸江南道中聞婿家屬有官事又聞兇革在齊地軍書旁年老
夫胸次作惡知東院頗堪消暑暫欲乞居以候消息幸先生勿我拒也又云老夫
雖異於人然不為人害旁指一奴短小而深目云是為野猴頗多事老夫自行約
束耳野猴踞而受命惟謹白公不得已送之東院云小女輩已入幸為鎖門老夫
薄有家教僮豎無得妄干墻外百步亦宜戒之旬旦進酒食華筵計值即僦屋亦
然白公皆領之入夏或見東院屋簷有人長四五丈坐而呼嘯風雨以告白公白
言之老人曰此野猴所為已痛繩之矣因言先生之僕頓行私某日竊賣舊齒谷若
干先生不能察也白驗之信其僕私言老人語白曰君不善治家且洩言使僕言

我當命野猴子杖耳空中掙其僕至離地四尺許若受杖狀呼號乞命足盡腫又
言某日小女愛南山之勝登樓笑語某人於牆外竊視是皆不敬先生豈遽忘所
戒耶當並杖之復如前僕白公流汗免冠謝老人笑曰是皆小人與野猴類吾輩
賓主之情初無忤也及秋使人傳語曰主人愛女德姑昭姑索居東院聞諸姬賢
淑因緣幸會一日遂可百年失之覲面毋乃使嚶鳴之鳥笑是女流主人已允其
請矣白公方言之諸姬其女二人已過前軒拈花竚立膚髮皆有光衣皆縞素而
異香襲人諸姬失色德姑就坐訖旋捫其足弓鞋隨手脫著笑而不言昭姑善言
曰予姊即將歸江南者也不言其姓幸勿以為簡也昭姑纖腰僂佻試抱之體輕
如葉或詰以卿姊妹如此遠行毋乃瘁乎且西來何以不見車馬昭姑試以手中
團扇曰此足以當之矣遂扇其姊冉冉及檐既而自扇環佩隨風綵雲滅沒諸姬
目送而已又一日語白公曰老夫有甥女在燕治酒召諸眷屬帝都習染未免豪
奢老夫性質而野恐蓬頭椎髻之耻兒女子竊所不免願乞某姬某釵某姬條脫
裙裾某色配某色者白初不盡知也諸姬從屏間竊聽計欲勿與白公將入掣其
袂曰先生鄙吝未消諸姬化之君亦無煩再入吾已將去為先生言之差異於不
問而取耳六日後可於某處覓之卒如其言遠近以為神尉氏令趙其英開封太
守徐而泰先後介白公請見老人堅辭之曰先生已歸林下故不憚往來若輩達

官方柄事非山野之夫所樂交也而秦怒遍召名僧及嵩山諸道士之有法力者使就白公禳之坐而假寐盡為保民經卷之屬皆不知所之呼白公詬曰相與有終始吾誓不害人耳顧能害我耶徐太守前恭後倨罪由主人有二心故至此顧野猴曰齊地近已罷兵為我呼三郎帶火騎來火其居言未已瓦溝中各有黃茅一束焰起燭天白公惶惧叩頭請死老人笑扶之曰而知悔悟吾亦無恨餘子詎足較耶須臾火止屋亦如故四十一年秋九月中晚過白公云婿家官事已了小女得遂于歸來朝當送之江南後會未有期幸先生雅自愛執手繾綣意頗戀戀白公以酒食進復售其直白金二兩以為常僦屋月二十金不與時刻九月初不及匝別時亦無所耐也白公入東院封識無跡院中門屏几席瓦石草木之類畧無毀傷但到處以炭灰布地其平如掌上而樓閣皆然呼童糞除灰中得白金如僦屋所少旬餘之數白公家卒無他亦不知其為何怪也 座客梁太學予山言

商丘宋冢宰有第在京師之琉璃廠西門其子山言兄弟居之忽聞空中人言欲借最後小樓知其為妖諾之門戶啟閉如常隔牆笑語似不一人或得名花及書畫之類即來求觀初不見其形也山言將視學浙江戒行李以千金置侍兒牀第間詰朝失去若干山言責之侍兒垂涕不能辨有聲如鼓掌已而笑曰而知所過否吾嘗乞某器用未還遽而詈我今受此辱固當山言使謝之自金屋標續續而

下及墮地封識如故也會有纂修之命延豫章余生趙生居小樓前妖戒其屬曰
兒輩勿譁前已為書堂矣余生戲舐紙窺覘之叱曰內外有別而為非禮之視可
乎予山以己亥夏五出都其妖猶在宋氏常欲轉售此第妖云售此必以某故某
居此自謂有益於君君嘗不戒於火某撲滅之且為盜賊所忌君何惡焉乃已同
年朱東溪云西北多狐妖喜就民居主人若為勿聞或善視之久之自去否即為
害北直饒陽界有狐巢積薪中薪日益主人怪而焚其半狐為人言祟三年男婦
死亡畧盡乃痛自悔艾泣請於狐曰君無故殺吾族屬七十餘死者而有知吾可
以情恕耶求之不已云必得高僧以作佛事使遠近居人辱臨其喪營葬畢則赦
君矣主人如其言積薪下揭白紙大書某日開帛某日止客至二童子自薪出受
所携紙錢之類而入復捧白布冠如客數出而再拜客戴之唯謹有後言者即祟
其家復大書某日發引客皆拱立道左薪之隆然者已就夷童子及紙錢之類一
無所見也朱聞之邑諸生焦位方焦亦時之帛客云

李老佛

納谿入江門舟行蛟鱷齒中太平山人明季有稱李老佛者言禍福奇中募客建蘭
若有吝客容轍云君至江門無悔也已而舟覆其後遇異人云老佛非人乃江門大灘
金眼蝦蟆神其術耳晚伏岩下飛劍斃之是日老佛暴崩遺像蓮座下廣額豐下土

人祀為開山隔江東嶽廟亦造自老佛縱橫陵谷鑿石為土神以千百計其上九龍山也
納谿老人

康熙四十七年納谿以老人聞於朝者一安姓百二十歲趙百十歲徐陳各九十歲安
逾年卒餘三人猶健飯徐居盧延鄉出不扶杖一堂皆有曾玄安生一子生而能言
八歲見竹筏浮江乘之去其家人追至城西王濟橋指橋前後黃葛樹三株笑曰此
樹全枯兒歸里門耳今左厓一株為風拔計已百年矣

天宮

蜀人所祀天宮即道家玉清合江之三江嘴每歲六月初六日香火最盛先一日羣
獺以魚祭祠下亦一奇也

張韓

張韓邛州人一云洪雅諸生不第棄家日走數百里入都城市賣葯言禍福頗效喜
慢罵不避官府常於武闈校射時箕踞而視杖之血淋漓浴於江無傷肌膚也自呼
仙人一時以仙目之遊廬州語衆曰聞某庵王妙真得道術吾當試之裸而入衆
以為淫械致之尹曉出見韓於路歸詰獄吏韓方罵入故入合江令庖厨中曰皆
是孽障耳逐之且行且罵曰此間無一好人其火矣三日而火延燒南門王某者以
病倭而行遇諸市笑曰而今抱布若干價若干王服其神竊以金示遽置所負

葫蘆中王怒解葫蘆與之其金宛在勿出也指家中一老人曰負官租當死以乞汝
王起攘背奪所扶杖杖其背曰好好復驅之奔逸如常矣甲子乙丑間往來川南幾
遍有得其畫猫者家若無鼠云

韓死於珙之白岩鋪先一夕咄咄書空呼其父母妻子居合江時富人某伺其過
焚香致敬韓索酒肉染指畢笑曰吾見重繭至於市畫蒲桃餬口可念也盍餉之
由此而觀韓豈即有道術而脫然於骨肉之感者耶

九姓司

距長寧九十里其先明初拗翠夷遂有其地故隸永寧宣撫司蘭逆平改隸瀘州土
司任姓視烏蒙鎮雄較循禮法常以印竹九香虫見貽余答啟維車同軌此時均屬
王臣與汝為鄰他日無忘僚友

重慶府

重慶府因山為城山皆巨石層累而上諺有天生重慶之說吳楚百貨皆有之唯木
稅歲苦不支耳

江北嘴

巴縣朝天門外江水涸時波面見有綠焰如螢如燐者以紙或草竹引之即然

油井

巴縣東南環十里油井如水而綠然草著波浪中隨風飄颺不熄也漁者利之聞我師平吳三桂嘗以此焚其樓船不龜手之藥豈不以用異哉

温湯

重慶下七十餘里温湯峽上有池今廢其在合州者寬廣不及丈覆以屋瀕江行旅便之故刺史陳君顏曰一洗客塵余少入浴過龍門山歎為僅見大雪中浣手而去粵西馬跡所經雖一勺遠望有烟焰者皆是荆榛蕪穢而已無濬為池者蜀多靈湫温湯顧未易一二數合州界在山椒登陟頗疲足力北人呼坐湯有請假坐湯者余屢經温湯而不及裸可為缺然也

雷警

獻忠陷重慶獲瑞王將殺之命左右必以萬刀天無雲而雷獻忠叱曰欲全若屍耶當擊吾所御案大聲擊其案者三笑曰天為乞情一刀了却可矣瑞王性寬仁雅奉佛不近女色其下化之嗣位期年而遭亂秦王寇至城下求人給綿衣禁之王則屢上書言兵事開府庫以濟師其後漢中失守依蜀帥以免遂走重慶其死也白氣上升化為雲烟中有瑞王狀人謂之尸解云

張令

張令蘭州人蘭故明宣慰司奢崇明地令有勇力善弩忠義其天姓也少為崇明土

目崇明與子寅謀逆會奉調過重慶於演武場殺巡撫徐可求巡道駱日升等據其地且分兵下遵義圍成都結水西安孝良為聲援時天啟辛酉年也令數諫不聽知崇明老悖寅寔甚之乃與羅乾象胡汝高合謀即帳中斬寅以降崇明氣沮後卒平蘭令以功授副總兵守川北毛峪厓隘其時流寇充盛時闖入為害令累戰而不敢逼崇禎十三年張獻忠從漢陽西鄉入蜀左良玉合秦兵夾擊敗之走公溪于江河令以蜀撫檄與方國安率所部拒賊鏖戰大破之今年七十餘馬上弩尚可五石賊號神弩將軍獻忠由干江河之十三灣入柯家坪深林密菁彌亘山谷負險休士馬令深入國安走僂道得脫令被圍持滿射賊將發必貫革賊知其無援且兵少山高無所取飲將坐困之會天雨令氣益厲鄭襄道張克儉言之秦督命楚將張應元汪之鳳等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增進令方與賊鬪呼聲動山谷應元之鳳斫大木裹氊而下賊懼去令被圍十三日所將五千人當賊數萬殺萬人卒全軍以出雖救自諸將而令之威名益彰會良玉人龍與督師楊嗣昌相銜逗撓不用命嗣昌楚人欲全楚而以蜀啗賊勢不得不先困蜀恐蜀之門戶堅反而致死乃志調蜀兵之强者使奔走四出蜀撫邵捷春寬仁而少斷以羸卒二萬人守重慶嗣昌以氣懾之捷春心知其計以得君故不敢與爭乃檄張令守黃泥窪而石柱司女將秦良玉自以其兵三萬人屯郊外三十里依倚如左右手知綿州陸遜之按秦營良玉從容

置酒嘆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死固其所但恨與邵同死耳陸請其故曰邵公移棊自近而張令守黃泥窪即已失地勢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盡得虛實鉄騎衝突而下張令破必將及我尚能救重慶之急乎閣部驅賊入蜀無智愚皆知之邵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自斃之道也後皆如其言然賊終憚令乃擇善射者單騎憑高呼曰誰為張將軍張故輕敵免胄而出賊曰若以神弩聞今以相報中項而死賊大至良王兵皆覆沒言於捷春曰事急矣令死望他救不可必得盡發吾溪洞之民官餼其半何如捷春卒以楊嗣昌異議且見無糧婉語謝之良王揮涕而出而方國安之師亦潰於達州嗣昌糾邵被逮蜀人寃之先是奢寅據重慶蜀人惶懼失措攝涪州胡正表徒步入石柱司見良王請兵崇明故畏秦厚遺之良王斬其使而以其金給餉自率所部攻寅張令良王其死生忠義與重慶相終始也二人皆自夷出良王以女將史不一書而令缺如獻忠據蜀諸將所在蠱起賊殺不辜良王以兵斷隘口不通一使避難入其境內者皆得保有子女而石柱亦叨世守至今為王臣今子姪無聞省志僅見職官而永叙志人物亦不詳始末姑采舊聞以其時諸督撫之專己自私漫無成算使忠義之士可倚以集事如今者徒以一死為完人吁可哀也已

松潘鎮副將秦翼明者良王之兄子嘗赴援鳳陵先諸路至羅汝才惠登相犯巫

山良玉盛兵維門百子溪扼其渡汝才潛縛竹筏巴霧河翼明與大昌遊擊楊茂
選力戰却之翼明其能從姑者歟

劉綬詩

重慶府西十里佛圖閣岩上有豫章劉綬題句又道旁碑刻東逐西馳歲已深凱旋
駐馬謾開襟三巴兵革龍泉迫六月烽烟雁字沉閑塞自憐唯白髮廟廊誰與報丹
心良弓烏盡應無用緩整魚竿釣海潯語意感慨綬明季宿將軍中呼劉大刀以節
義終此其平播州楊應龍時詩也平九絲蠻者總兵劉顯川南人槩傳為劉大刀非也
相傳綬自貴州過洞庭湖左右請酌酒洞庭之神綬不從湏臾風浪大作其妻拔

金釵再拜而祝投湖中岳州收帆已釵已在帆底黃鶴樓置酒高會飲酣或疑綬
不能文索題其詞云諸公此日強留題幼習干戈未習詩截髮聯纒牽戰馬拚袍
袖綫補旂旂江南春色文官受塞北風烟武士知百萬貔貅須將令那容拈斷苦
吟髭一時客有泚河南嵩山少林寺僧拳勇故有名常籍為兵鬻技某市空其曹
少婦自客舟出求角勝娟然羅綺中人也交手數回遽躍起丈餘僧以掌受之且
叱且行少婦徐蹶其喉路之衆皆愕登舟復命呼將軍知為劉大刀皆羅拜綬莞
爾而去

石室鬼語

佛圖閣多前人遺冢椁皆石室姚黃之亂發掘幾盡石室僅存無告之民垂死自行
偃卧其中松藩夷所云背籬子者每歲逆旅於是夜聞招飲辭以目疾詰朝覓人治
之方具薄物致謝背籬子驚異曉起遍穿右室初無一人最後見髑髏眼孔中有棘
刺去之於其旁得明璫一枚始悟為鬼語云

湖州之菱湖鎮丙申夏五六月居民多河魚之疾徐刑部郎之子天風家貧業醫
一夕與其儕追涼溪畔二蒼頭籠燈致詞云主人以愛女故卜夜而來幸勿却也
燈左右大書花府狀元及第六字其儕皆見之竟為過客天風提葯囊與俱導而
南朱門臨水臺榭參差主人紗巾便服儀容都雅自稱老夫幸托鄉里天風愕然

不能對携手入寢門侍兒梳裹一如古畫圖紗厨雲碧織手玉色可喜主人云兩
暘不時致有此疾民間半為庸醫所誤今用某方加減何如天風唯唯如其言徐
出白金為贈二蒼頭復籠燈送至門外漏下三鼓矣袖中金重可五兩天風彌恍
惚然以得金故頗自喜詰朝其儕先後至詢以貴客異自天風備言之其儕曰吾
里曾有此人耶曰無之曰得無迫某處耶曰然其儕曰君乃入鬼國相傳此地故
為花家墳花明初狀元與練子寧為文字交其子孫零落久矣天風入視其金乃
一紙錠呼曰信矣復跡之墓已就夷荆榛狐兔彷彿可見相與嘆息再拜而返竊
以其方治疾得金如數云

知耻鬼

巴縣人山行夜宿岩穴聞衆鬼相呼某家施食不逾時復聞鬼言曰某家失刀在某
盜中乃疑吾輩竊去豈復能下咽耶東方明跡之失刀時主人果有怒詈之語吁鬼
猶知耻而不苟食如此

張辰見

楚人蓋某月下過渝聞有過呼其名者視之乃所識張辰見也辰見客死渝聞已久蓋
疑之曰吾故登鬼錄然思鄉之念猶夫人也君舟當發幸附舟而歸故人之誼孰厚
於此以手附蓋背頃刻起衆蓋驚呼舟人皆至無所見解纜抵漢亦無疾病風波之

險也

余邑龔氏云其先有遊楚南者維舟月下徘徊數澤間卒遇其同年生握手道故
知其家不遠約以來朝且戒曰兄知之乎空房休獨宿明月莫孤行二語良可味
也比曉訪之已墓有宿草喟然於其言流涕而返

茅酒

重慶府茅氏所造味較厚勝市酤蜀酒無足飲者茶靡郢筒法不傳使茅酒得名且
有贗者可慨也

李氏三礮

李氏三磔者廣袤百里有銅梁大足縣畵也道險獻忠之亂為其民避秦地食盡之
死不敢出康熙三十年間采藥者皆室中大樹與斗拱相交錯几案牀辨白骨狼藉
其死時或坐或卧故也又有僵坐小樓前列金錢兩眶作注視狀者人生糊口不給
以無術點金耳所少者非財而卒飢以死注視而屍不朽腐其有餘恨也夫地多虎
狼毒蛇長尺大如臂橫行蓋人至今棄為鬼國云

楚民魏以文者與其黨突入叢薄忽聞銅鼓聲淵淵疑近居民跡之無有裹糧已
盡襍燒樓閣樹嚼之得不飢最後見斷碣為古大足安岳界云其人卒以壑荒累
千金而無子大足廢城前三里橫流中造九洞橋誓以完工披緇其妻已孕今為

榮昌人又有於山椒遙睇隱然朱門至則狐兔之宮耳就敗廊微月生而假寐恍
惚戎冠而來語云吾所蓄今以貽汝可多作佛事使我度此阨也詰其姓氏云此
去汝自知之驚寤而起見墻下積金無算竭厥百里燈火蒲團老僧年八十餘云
是某刺史故居少時其所披剃盡得其闔門數十口生年月日而歸卒如夢中所
屛以其族居焉其人亦楚人也

化龍橋

銅梁大足間獻忠往來常駐所云化龍橋者四山如斗唯一徑可入內為平疇就佛
殿構樓閣數里蒼溜自第二重下琢以石狻猊極經營之巧化龍橋在其前雜用

鉄石康熙二十年有曾隸帳下者率衆入林薄不可復識云嘗以所得金玉美女實之其妻亦死焉

詹少一

重慶之銅梁縣康熙四十一年楚民有負耒而入者見高門几榻羅列僵死者衣履如生梓之則成灰燼庫中白金燧燦其黨數十人腰纏而出行二三里卒遇長鬚老人笑而曰君輩得毋從某宅來乎物各有主勿為蒙犯天譴也衆謝無有其人曰君鄉人詹少一所有耳衆中故有少一家逋逃之僕復詰之曰益陽之第一里尚有父在言訖不見乃還置庫中少一僕禱於神取白金一餅歸報少一父與少一復之其

地闢草萊樹屋經營五年以其奴居焉

鉄冢

大足山中鉄冢高五六尺或疑為逆獻所積金燦之火止如故鎮雄府第側亦有之鉄冢殆與石槨為配也

蜀苑鹿

故大足縣人獲鹿角駢生如珊瑚項有銅牌小篆知為蜀藩苑中物乃縱之

經提和尚

師名方姓永川黎氏子獻忠之亂入黔居貴陽最久曉夜擊木板赤脚行街巷中賊

即每戮人聞聲即止曰是與僧有緣也方藥有奇效求之者衆則手爬剔塵垢或以唾和泥丸與之效如故入滇士大夫與之遊饋遺舍大取小出則施行路之貧者蜀平乃歸遵義卓錫西來寺與其徒給耕暇則入山采茗不為異也或曰此明季石頭和尚故嘗賜紫衣者

李孝子

永川李生母病亟剗肝以進死而復甦重慶刺史周君使應童生試言之學使者將青其衿示風勵聞母病復發遽歸道路惜之剗肝笑子之烈者也微名豈以易其天性哉

宋馮伯瑜剗肝愈父縣令下洗為菜臺名曰孝義遺址在藍亭

石棺

永川至資陽山行多石棺其足為門可倭而入其中枕亦以石白骨僅存石棺石槨眈眈自蚕叢古稱縱目人豕如所見並無冢也

桂花岩

綦江石壁作沈綠色捫之手爪皆木樺香也

包成崖

彭水之包成岩明季采葛者扳援而上小池水石皆玉色風柳垂垂笑語聲自洞門

出意其有人卒遇大白犬高五六尺懼而反走傳諸好事常來入邑乘今本削去

石龜

綦江之松坎或得石碎之水泓然中有龜大如雀卵頭爪畢具其質乃石也楚商鄭姓所及見云

麻王洞

彭水縣替溪之麻王洞多鹿豕云是鬼所長聞朱朱聲則野雉百數翔舞而下居民以紙錢乞日用器皿或假而不歸遂無驗與吾鄉祝家庄沈法興墓中故事畧同

菊花

蜀菊千葉者僅形似培養不以法故也籬落間皆單葉香亦減貴人取入磁瓶埋入馬糞中即化為水以染鬚有效同年朱東溪長於予令彭水始見一莖白拔之以詩有惡他公道獨如斯之句予為捧腹予年過三十鬚有二毛如潘岳白鬚如杜牧之公道較先也於邸抄中見 上諭有進烏鬚方者却之使千載而下知有白鬚帝王豈不美哉吾輩少賤而又壯不如人冰霜繞頰迺其所也彭水地多菊書此貽東溪使早為之可免芟柞之苦否則他年二老吾猶有望焉耳

婆婆齋水

酉陽司治北百里胡子若下旅行無水呼曰婆婆齋水來吃若隙泚然一呼一滴呼

不已則如注下有石盤足其飲之人止不復滴矣放翁所記聖姥泉屢呼以出之者
與此類聖姥在瞿塘峽中

邊州聞見錄卷六

不語灘

武進陳聶恒曾起

長壽縣十里有張桓侯祠舟人不敢出聲云聞聲即風浪四起峽行人有戒心皆
屏息如約

搖櫓岩

涪州轉江上有搖櫓岩居民嘗過采葯宛轉十數里忽見鷲粟花畝許澗中有獨木
舟又過一岩村舍蕭疎老人幅巾携杖出迎具叩所以飯訖指示岩下黃連曰此間

無所用之詰朝復尋鷺粟花故道猿鳥悲吟而已

羣豬子

涪州下十里諺云羣豬陵厓勸君莫來言其險也入夏津吏以小旗禁舟人毋上下涪州水程別通貴州及湖南

杜彬公五月下峽千艘不失一伊川先生謫涪於漢江幾覆此豈可以常理言伊川心存誠敬一叟云不若無心此則定力所到耳

鄴都

鄴都城外二里土山上有大廟祀所謂五殿閻王者名天子殿旁列鬼卒皆地獄中變相舊俗歲供桃枝若干名換刑殿前圓石以尺許又有一小石穴蹴使就穴旋轉如球時則堅不可舉名誠心車山後為平羌江沙岸千尺飛洒而下岸不加削名真珠簾又云有搬沙鬼上下往復其間則幾不能名之矣

朱令亡婦

鄴令朱象鼎浙之仁和人赴選時夢其亡婦曰君他日到縣可以伉儷之情乞之閔帝釋我何如醒憶其言輾轉而已後得鄴都乃悟釋氏鄴都地獄之說及到縣循例謁所云天子殿者其前殿乃閔帝朱心動點禱再四歸而具牒焚之夜復夢其妻泣曰兒幽閉十年自君默禱帝以守土故即出之君好為之遷次可坐待也今為通州

使經歷每向人說其事

析桅子

舊忠州下四十里水淺至險岸東有碑刻對我來三字至此折而行左右即憂覆溺
拉舵有神如針鋒可飛渡也

石寶寨

過舊忠州四十里拔地如蓮花高擢雲表其下大數十畝上加參之一有地可種植
有池有鹽井明季梵宇森列為雲梯層累登降獻忠之亂居民裹糧其中圍之數
日巨敵強弩俱無所施哈之曰吾將鋸斷此山若葦骨碎於此矣以舟人所用百丈
牽之使有聲僧眾大恐號呼乞命乃下駢首就戮焉相傳鹽井僅給諸寺無盈虧或
謀鑿之以市利遂不復可食云

三譚

三譚夔州之萬縣人明季征苗夷有功於楚會流賊之亂濫膺侯爵文號大侯府誼
為二侯知為四侯知長於誼誼長於文一時有大弟小哥之目容籊據夔自以宗室
稱監國副元帥號令諸將李乾德李占春等皆不義其所為乃北依三譚發兵攻石
柱司占春救之敗死三譚負險如故總督李國英下重慶文等拒命聯營烏龜石而
文嘗陵蔑其兄所掠婦女輜重唯所取弘誼乃於座間斧其首乞降仍以侯兼總兵

官誼鎮安籠口鎮寶保寧吳三桂反誼已先死知應之與偽總統王屏藩掠漢中拒
王師於秦州康熙十九年庚申勇畧奮威兩將軍復保寧屏藩授首知竄歸萬縣
就撫時馬寶尚據遵義吳月復等再陷永寧瀘州廷議知就撫非實檄使入朝知
兼有文誼之衆逸樂饒富歌童舞女以百數計又老髮其下皆自大有司征調時至
以為逼已聞命乃陰連川北彭時亨等復叛私刻武陵王印遣陳啟泰等據魚嘴嘴
沱辛酉正月進兵百丈梁水師李將軍擊破之二月知病死衆已無主提督徐治都
再破之戮其屍

下崖寺

瀕江即厓成寺方丈地耳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春過此女雲年十三稽首大士前淚
交頤詰之云風波之險如此宦遊亦復何味願侍膝下早掛歸帆也余詩就石成龕
易緣厓托鉢難人來羅刹國天見普陀山願力三生外風波歷劫間所悲見女意掩
淚祝南還

琵琶山

小山無樹參差數十里土人呼二十四架琵琶山在雲陽界范石湖詩註雲陽石有
長里許者舟行卒不可見然帶角滿眼於中亦何所不至歟

夔州風

午春過灩澦風帆頃刻余詩風順偶忘天下險詩成不負峽中遊頗自得晚泊夔州
府南門驟風雨竹纜屢絕舟師號客登岸向曉市廛漂沒無算檢點左右眷屬姪驥
不知所之余流涕已而借一老篙工從石阜中出手携吏部所給憑云匆遽中挈此
而走不及他顧也以身入險皆一官誤我所致而骨肉之情尚爾眷眷益使涕不可
收灩澦上為白帝城故有風洞久於行役者以過渝關為度否則下泊八陣圖沙磧
間府南門夜嘗苦惡風水洄時尤不測灩澦人皆知之此則非庸言所及險夷順逆
可以常理論與

八陣圖

舟行過夔州府訪之磧上無所為細石各高五尺者登城東南隅憑女墻下視方陣
隱然真神物也

夔州川石不為江流所轉新都之弥牟鎮以土高可三尺耕者嘗剡平之經旬如
故楊慎云此乃積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匪徒人愛惜之也八陣圖前賢皆
工於擬議况昭玘尤暢言之東坡詩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明非學到自古
不留訣唯聖人而後能知聖吾亦姑為踏磧之遊而已

孟良梯

白帝城下五里小石穴參錯容趾俗呼孟良梯產厓風丹形如青菜葉背有毛與鹿

銜草同功不見日色者佳舟人以長篙撥之入市易酒脯輒酩酊而歸

巫山女子

志稱巫山女子善吹簫遣嫁有期鄰女吹簫唱竹枝以餞窮三日夜而止姬人耳其名
覓蕭於市不可得涪州扇今亦不堪障面也

石穴長人

漁者於巫峽中舉網不能起疑為石礙沒水取之旁通一穴無水而光明石林橫陳
長人面如龍哆口瞠腹項牽鉄柱若拘囚狀瞠目而視漁者却走三峽古稱鬼神龍
蟒之宅不其然歟

峽猿

三峽啼猿嫋嫋不絕聞之斷腸然頗為人害如巫山之袴套子爛魚坊絕頂俱有大
石穴白日連臂而下往來行舟不為所見斯已見即撻以石其巨石前足據竹樹推
以後兩足十百併力危一石則石如波流滾滾不絕山故峭立有徑墮舟中肝腦迸
裂者卒致沉溺篙師歷數其事屏息相戒樓舫鼓吹過此俱不敢作聲夔州風箱峽
之黑石峽界緣厓纍纍見帆樯上綉旂招轉喜而跳舞數里內先後相逐而行聞其
聲而悲亦悲由人心耳峽行之難距止魚龍澆濁已哉

或緣厓行數里得寵菴檐暴粟復有尼數十肩負而歸爭以餉客求茗飲曰山

中絕烟火久矣出語舟人共跡之無復可見其為妖異如此

盤猴洞

爛魚坊諸山猴洞若房若堂者不一多珍菓冬日晴暖率眾赴洞側伺其連臂出飲使數人挾矢持長戈中道拒之盡所藏核桃梨栗荔枝之屬背負而去多者可百餘石名曰盤猴洞年飢藉猴洞以生者無算云

三峽水

自石壁出凡三道旁有銘刻又有洞可入積水窪然上多啼猿

鐵棺材峽

絕頂有若棺者又有若竹籬者無雲時皆可彷彿二里即萬流驛楚蜀分疆處也

相傳唐雅州刺史王果入峽見厓腹一棺有石誌云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後重收我果葬之遂名今人則槩以山椒形似為名果所見亦未云鉄也

業灘新灘

巴東下五十里業灘中有大石坪名業狀人所畏者業狀石之散見者呼業珠過歸兵書峽五里新灘陸放翁稱為峽中最險處巨石橫江中通一綫拉舵者必覓土人水涸時高下徑二三丈負行李由陸數十人挽舟號呼之聲與水聲相應和予入峽時小兒女倦於行解維及丈餘白浪沸天掖之登岸姬人病後有因而喀血不止者

徐步數里就民間覓土茶摘青者食之喘息稍定新灘凡三過三灘舟中如沐諺云
有新無業八斗兩撇指水涸而言若驟漲則業又險矣八斗在業灘上二十里兩撇
者緣厓左右而行

灘之險者不一書如猴迷鬼錯路歸州城下之人鮪甕聞名便堪骨戰若陸行則
蛇倒退鬼見愁鶉鴝鑽天之類亦何必足履其地而知為天下險哉秦少游詩身
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鮪甕中舡北人痛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鬼門關奉
節北三十里

黃陵廟

塔洞三十里至黃陵廟水中巨石隱見出沒蛟鱷礪其齒森然搏人黃陵下有名官
漕一注者誤入即與齋俱余於廟中憑闌見大木筏為風所激僧失聲曰必無救矣
已而果然木榜載康熙五十年東川徐刺史全家覆沒故事為戒讀之膽落廟前八
角亭石幢上有武侯所刻碑記侯像設在神後教楹明季石柱司宣撫女官秦良玉
造語云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謂絕頂有石形似轉折可望蓬底
竊視無所見土人云以無意得之雖老篙師罕能名其處也

蝦蟆碛

距夔陵四十里扇子峽下喜灘石似蝦蟆哆其口放翁謂背脊飽處逼真尤允中有

石亦可作硯其泉居水晶之四清冷不甚甘洞口飛瀑如簾入洞江隔崖黃硤洞則水自洞口入稍不戒雖木筏橫亘數十丈見其入不見其出也

玉筍研

石裡中含太極析之則塔硯宛在中央出楚彝陵余以為玉筍猶似易今名削去左方可餘款式較雅

松石硯

彝陵市上見石硯有名松皮者多方幅不稱然其膚固近似入峽三日兩崖巨石皆然無可為硯者風壞舵樓泊南舵沱所得儼然松矣手加磨治細潤而發墨歌以紀之合江董雪耕頗疑沙痕四面節節平雲氣中間段段有之句為未必然余匣置芝草亭朝夕相對吾鄉好事家多蓄硯余所蓄不下十數枚皆名手穿鑿此硯天成古意可掬以其非世所名見者猶未必知愛况未之見者耶

蔬菓石

余自彝陵逆流而上入峽抵江安界日與長年行沙磧中石五色可喜即襍置衣帶間見有如蔬如菓者弥亂真以為偶然耳以余有南宮之僻同舟之人日有所稅蓬窓風雨反覆玩視袍袖泥沙巾冠時墮盆中為婦孺所笑泊平擬議盡神婦孺亦能見而名之元人有蔬菓圖竊取其義然此石天成非畫工所能到也既又竊自疑蜀

有此江即有此石舟楫往來奚啻數千萬輩其間豈必無好事者倘亦山川之神故為秘之而乃自余發之大洩化機而增造物者之忌得毋坐是歟

滋見六歲留江南其叔書來云喜學書作劈窠大字乞筆硯印章書几玩弄之具川筆無可用以玉笋研即以所餘左右石刻其名並其乳名大年貽之緘此石於
醫俾世守焉而又慮觀者或不免於技求題曰一賞已足東坡語也

化生石

如蟲魚之屬題曰化生間有似日用器皿者他日當作芝草亭石譜貽滋見使有考焉或傳高丘宋方伯蒞蜀時均連吳令應濟以石獻厚不及寸長尺有三寸色青其文自成虎豹馬牛羊之屬燈下毛髮生動遠望猶逼真云瀘州人以網得之吳又有一石長五寸士女相謔如畫圖此皆希世之寶易為有力者所奪吾輩有之便同懷璧五十六年夏長邑鄉人於下流接取一木中斷之復分之儼然兩人衣履畢具斷處乃其面目也予試覓已付爨下西川某縣木理成天尊狀傳諸柯古而予亦以一見為難如此

茅石

石如茅大小纍纍毛髮畢具余峽行得之作歌以貽好事溯源岷山推本卓氏所云千年分種遍荒蠻一朝化形紛數澤者是也

石泥

余嘗碎一石中如泥青色其諸空青之類與

桃花魚

夔陵隔江黃陵廟緣崖桃花數里不絕花時江水皆紅中有物如花五出黑色蒂作深紫色舒卷平側不一態游行自如刺之著指即消和水貯案頭可數日與花為有無呼桃花魚

夔州梁山縣之桃花洞花時洞口小魚腦後骨微紅宛然花片花落盡魚亦無復此骨呼冰雪魚

放神排

木商自渝開挈排已就五六月水發始行瀕行請於神女巫主之巫問所向為神言索取方物瑣屑不遺脂粉乃以其衆乞之筏後故有小木四如棹名梢條備閣淡之用殊書河上王封數大字示必無用也擇吉卜之其日纜自斷絕役夫數十無日夜酣睡一人執小紅旗左右招轉襍撒盞茶草豆名為撒馬料憑依將仕馬也迴於湫流中為名歇馬神其少休也復卜之吉乃疾行如初紅旂所指皆水道便利處執此者淺深高下爛熟胷中但以心不以力下三峽則去稍條故封神無功矣流入黃峽洞則盡木筏酣睡役夫與神俱遊無何有之鄉矣

秋舫

形如鯀首尾皆銳尾翹然有單雙半個之別篙師十餘人以首尾二人為之主呼太公倍其值居首者長竿測水深淺以首語尾則尾應之幹旋橫流亂石中如蟻穿九曲至夔陵則破大竹去肉聯為百丈俗呼為火丈船尾置轆轤緩急以金鼓為節崖高谷深兩不相見故也帆檣下置利刃金鼓齊鳴衆力爭奮忽為波底石礙傾覆瞬息即以刃斷百丈其船隨流而逝名曰打仗一日中或三數見身在篷底猶習為故然鄰舟有此駭汗倍之若分載兒女見其掀翻雪浪彈指已隔千山未有不仰天長號求與俱死而不得者水汨汨行舟中度以叢篠加葦為坐臥之所一人於船尾搽瓢注之江夜必數起帆以布小者猶十數尺至渝閬併其布售之自此達錦江雖風利無用帆為美漢口至夔陵易舟而行渝閬再易皆取其小者所用篙師亦然過渝閬日必釐酒肉緣屋上下如飛草履朝暮穿裂入市必捆載而還不經此險詎知物態之變幻即舟楫而已然哉

午春峽行集一卷中間江山風物可喜可愕之處有不盡記述者申冬抱膝阿亞谷中附錄數則博采方言質以所見不唯譚助亦後來者所趨避也猶憶莪山先生贈行有憂時濟物豈我輩內外躋躋賢公卿之句諷其以身行殆仕出為貧今則俱未有處故園萬縮地無由秋船逆流誌所經自不語灘而下預為歸時計程

言之布帆無恙直抵桑陵喜而後可知已

蛇妖

明時開縣東一里神仙山頂巨蟒夜自雲霧中吐其舌如長橋履之者以為仙去歲一至以鼓樂迎送觀者如市後為西番僧所斬余家十里即橫山古有昇仙觀沐浴而登曉起不知所往宋將軍曹橫疑為妖介胄子弓夜半見有若紅燈雙引而前者射之滅其一大蛇如柱集矢於目死焉石穴中冠履猶可辨此為某道士此為某村老人也妄求白雲鄉而葬於蛇腹悲夫

許旌陽之鉄樹宮在新建城南六十里多古栢老人朱某與其徒往來消夏歲以為常一日道左皆五色蛇時大小祝之宛延而升且入袖中携之像設前以水盃注之觀者如堵蛇亦似通人意好事者護以碧紗籠禱祀頗驗久之婦女有求嗣者撫其首而歸即孕將築新宮以居之地屬烏山司巡檢張拐脚者為祀蛇人驚馬墜地惑其惑眾且以利啗當事云朱老人革已斂白金萬兩安中丞世鼎使按其事拐脚擊蛇殺之眾亦毆拐脚幾斃繫獄纍纍蛇死求嗣者皆墮胎皆蛇其首眾志乃定旌陽吳猛遼江巨蛇猛年衰不能制旌陽禹步飭劍斬之故冠諸弟子鉄樹鎮孽龍之所蛇即憑以為妖何也

羅士茂

康熙十二年癸丑之秋合肥王進士周之任太平縣携家過漢口逆旅一道士身長七尺餘面黑而髯怪其狀禮之周有表姪羅士茂入夜延與茗飲道士曰王大令盍舍其孥他時或可為微服計蜀中豈即無事之日哉以告周叱其妄詰朝道士問周云何士茂不敢隱喟曰吾固知劫已定也長嘯而去其冬十一月吳偽將王屏藩陷夔州周將出走卒以妻子故隱忍降賊累授漢興道死於戎行士茂年八十餘尚寓宜賓之蔡塢言其去家時故嘗謁華山建月禪師師止之曰蜀道之難在出不在入也既又聞道士之危言而又不能自克何哉

楊應龍

楊應龍播州宣慰使其先有功於明宋文憲公為之傳萬曆年間以拒命伏誅遵義人言乙未夏應龍馮現自言其寃曰唐季奄有此土夜郎自大足矣帝制非所為也柄政者利吾財以事羅織發兵守四境緩死湏臾卒以族滅八百餘年宗祀殄焉吾能瞑目與虬仙人知其誣為此者語或有託然省志載應龍被勘時朝議紛紜播弄其情事未必不如所云也

蒲桃石

遵義府之海龍屯楊應龍內府所載石色有如壓架蒲桃蒼翠可喜應龍取作床土人匿之亦不以石充贈貽蠻荒下邑所產苟有名皆民累耳

應龍鑿山為城今人所得蒲桃石皆其城也多大蜂蝮蛇不敢錯趾其旁名上莊
沃衍宜杭

王祥孽龍

王祥字瑞武富順人獻賊僭號祥起遵義曾英復渝城祥出兵綦河相犄角有功後
與李占春為難而表韜欲奪其兵攻祥破之遂寧呂司馬大器謂其時握兵者祥尤
庸懦云嘗大會將士空中有聲殷然祥仆地面如死灰龍自天墜而無首祥遽令求
其首埋之不數日與孫可望將戰於烏江河敗死

石空

遵義之蕭公寺僧石空與其師雲仙互相唱和以筋擊几案一人執筆疾書云其聲
清濁高下即為某字自成文也法自吳逆幕中諸少年雲仙故偽將廖某子坐客神
其技余令小奚以筋擊余書少年狡獪與誰知丘壑胸中自有詩犀筋一雙同點拍
頰教變曠欲吾師客愕然目小奚曰彼乃能詩公與左右故習之耶為捧腹文與五
音各有屬其槩云爾非能如所云也

雷戒

遵義白雲寺僧喜噶字紙擲壁上用大升量人米一日雷轟然自寺門入僧伏地幾
死大升在小甕中所噶字紙若有慰之者

碧色牡丹

蜀牡丹陸游胡元質皆有譜單葉為川花千葉為京花種自洛陽也紅紫黃白不一碧惟歐碧花時自太守而下張幕燕賓歌吹車馬道相屬詳見陸譜兵燹後求川花已不可得士大夫不暇惜花而通都大邑花戶亦少聞遵義有碧色而千葉者花時多遊殿遵義逆獻毒痛所不到其諸承平之遺習歟

余少游洛陽亦無復如歐公所記歸德好事家乃以畝計硃砂紅杏黃便堪負異碧未之見也嘗言江南護牡丹非法入冬與為草衣則陽氣不當洩而洩霜雪之苦何如豫而花葉暢茂其不畏寒可知吾謂木以土異宜花亦有然江南或非所宜耳其言則弥近理附志之

白猿

真安州之新開箐白猿如人而髯汪尹伐木通道凡二年乃網得之入錦城乘以肩輿岩道士

桐梓之深坑山多黑猿面白而于思望之如玄衣老人終日跳躍樹杪連背更迭而飲不傷家圃隨地則不復上其羣亦屏之呼岩道士

陰沉木

古棺擲其質即杉木不知何代所遺屏山桐梓箐林厓谷中時有之色沉黑捫之指

瓜皆油然之香聞里許不見日色者佳桐梓則深坑落坡諸界山水驟漲有流出民間者製篋溽暑時試以猪羊肉瘞之經月不變

馬湖之陰沉四緣皆以鉄裹明季徽商之業此者嘗鑿山三十餘里出之遭亂而止今迷失道而求之者乃且易其詞何也

上羊寺

仁懷道中有上羊圈者穴藏巨蟒食麋鹿牛馬行旅相戒有老僧夜投穴中就蟒蛇舌尖跌坐嗣後不為害居人異之乃建刹事在順治某年

大鳥

康熙三十一年歲壬申仁懷有鳥長六七尺高倍之羽純黑喙如丹砂土人射而殺之以其足為證蔡子家西五里宋建湖冰夜合居民履冰捕水鳥有形如鵝而高大者其脛骨或取為簫管嘹亮入雲亦壬申冬也

丹陽之馬磨賀氏祖墓嘗有鳥自雲中墮地而死大丈餘微似蝙蝠皆不能危

甜茶

仁懷之吼灘山中產茶呼甜茶味如蜜可療風疾瀘州茶不及也

水陸三墳

合江仁懷之間水陸二姓聚族而居在萬山中澗水滌洄三墳宜杜或云十三墳沃

衍百里明季兵戈所不及其人卒死於疫康熙三十年納谿民章煌與衆披榛十餘日樓閣皆以石甃几榻橫陳男女坐立如故間有職鉞者周行廊廡間釜甑塵封樹從棟出依然無人地耳夜宿門外聞曳履及憂釜聲衆皆魔侵曉伺之婦人方起對鏡塗粧縮鬢逼之愁眉婉轉訖無一言復至他室所見畧同魔亦如故馬牛羊豕千百為羣見人則引去犯之觸齧不能禦又有如虎而黑食竹木或云此蝮也章煌之子為諸生客彙良云其地可容千家產茶多花楠為鬼魅所害水姓殄絕陸有居永寧鎮雄者皆相戒不敢入也

兩親家坡

綏陽界兩峯對峙雲霧中峯腰各有民居飲食男女之會即於門外相呼云某已治卧具待君詰朝連袂出復呼主人主人領之自卯至酉始達下凌絕巘覓路則徃復百折不啻也其地又有云四十八道脚不乾者延緣澗濱取道在左不數武又以石為宜也山田瘠薄種茶採黃連蜡為生蜡懸絙取之名為打厓蜂絙中絕則歸骨無所矣

邊州聞見錄卷七

武進陳聶恒曾起

羅羅壩

自長寧而珙五宿達落亥之羅羅壩鎮雄地始此其陽建武也三境之民起墟其間
賈人以毛大可選唐人試帖雜置縷中市之云自金陵乙酉京邸余從借公乞得鈔
本去秋禮部檄下郡縣易二場判語為五言六韵出此示邑諸生今乃流傳蠻徼上
作而下應不猶影響之捷與先是三里珙大令錢君自黔而來得其同年生張奕
山手帖紙尾題西子粧數闋見懷婉麗可誦不圖深入不毛詩書之緣朋友之雅絕
而未絕如此

山羊埧

落亥二十里兩河口白浪沸空浮橋可渡石磴千盤而上山羊埧平疇數頃爨漢雜居兩厓仍自際天也小亭祀其山之神闌楯下紅紫爛然有如江梅而四出微香生襟樹中高數丈枝葉不能辨十里宿中村

五合灣

中村二十里五合灣水汨汨鳴道中一縱一橫與山石交錯馬蹄婉轉間以徒行二十里木瓦房朽株合抱風雨剝蝕槎牙萬丈態又補山水所未及十里斑鳩溝逆旅主人徐姓徒跣叩頭割羸肩以進土司所設祀總也

木瓦

彷彿詩人所稱版屋但鱗次如瓦耳

木卓

斑鳩溝二十里過大小鹿角大小茶園至黑泥孔入滇黔者道此十里木卓土司別館瓦屋數楹其妻嘗分治之時以病有事於其神名曰獻牛民居求芻不得地勢極高俯視山谷中白雲皚皚如積雪夜寒出敵表覆足而後安

南三十里芒部彝民成市鎮雄古芒部地也又三十里其府第背負烏通山多千

尺松

乾淨牛

土司尚鬼以獻牛為大祭其牛止一葉肝不穿鼻呼乾淨牛亦呼野牛豨之唯謹疾病大故剖視其肝或三葉兩葉以為不虔且將譴死夷畜者之家

酉陽襍俎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為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李希烈食之而死夷俗以敬事鬼神食之如常何也

波波河

或云不木河廣不及二丈湍急小木舟刻木為之蹲之一人後來者如負而渡此與版屋猶見三代上遺制十里楊家坪晚飯卓樞間與輿隸席地同卧起于役之苦無

過此者

大水溝

楊家坪五里大水溝雨後不容足輿人請以肩負余度蠻了嘗試之同行吳生笑曰叙永邏卒尾得之當云縣官一背肋後銅章重若干矣二十里五眼洞產硝走黔中路其快把寨土司鬼洞守以百家五里黑畝四十里田壩水聲徹夜如沸過高橋則鎮雄別部卻佐地

卻佐

卻佐白梭鎮雄別部故土司隴聯嶽死其妾負養于阿雄白梭氏出與隴聯嵩爭立

訟之成都貞死成都白梭卻佐皆死聯嵩承襲使所云卻佐官二哥者室白梭氏卻佐之妻烏撒女也設為不嫁李僉事以阿雄為之子樹其閭阿雄長其民迎歸白梭而烏撒氏復欲得卻佐官二哥為夫以幣請於李僉事毀所樹坊聞者笑之康熙四十一年歲壬午旅食汝州諸生有婚七日而死者其妻為文以祭哀動路人上以狀于郡令李蔭春李公難之余時年少賦詩三章為之序一時頗傳鵲渡銀河載歡七日鶴歸華表竟欲千年之句為紀其事又柳下身亡誰制誅令嫺手奠自成文為表其才并闌那有生花日釵股應無再合時為不沒其志而疑李公不情及期歸其母家已有室之者士族猶然况孀婦耶蔭春蓋州人可謂見字老成矣

大溪溝

田坵十里官項十里大溪溝高下數百丈履石而度其下一綫許黝然莫測約行八九里登西南崖迴視北崖咫尺耳人馬之未度者悲鳴相聞十里林口

分水嶺

自林口而上名為度嶺人馬如行永巷中天日從樹杪穿漏五里擦耳崖行李唯背負者無碍洞口飛瀑濺人十里放牛坵稍平曠十里分水嶺亦名羅漢嶺多高節竹余在寧州出北門橋見有襍被泥沙携筇杖踉蹌而來不問而知自孳良未嘗不想見其處槁死道旁者以萬萬計民間糞下皆是托根失所賤與蓬蒿等往來行人

出險有賴得以名傳漢地其幸也夫泥濘沒馬腹伐木為橋朽壞益為人病汗背而
過十五里宿西林口已就坦途然度嶺時頗無盜賊既度烏撒烏蒙及本地蠻苗四
出為害諸土司互相委咎法無所施行旅始困矣分水嶺而上為筇竹下為水竹無
一竿夾雜物理之異如此老學庵筆記叩竹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為上品叩竹初
不甚高杖必去其顛九節斯少其不直則以節故初伐得熨之稍直而皮色焦終是
一類若細瘦其嘗度焉耳

昆鄉

林口五里烏撒寨十里寸鉄小山綠樹似園林間物二十里昆鄉以馬邑主之別部
如卻佐施額樂澤發六阿六阿播憂雪號為七火頭皆受鈐轄謁道左其左右呼阿
布猶華言長者卻佐使亦至十里鷄單嶺路如蚓而險苗彘出沒不常傳人輒以其
衣挂樹杪使知所向仇殺則懸其首一彼一此初無忌憚二十里李子溝二十里核
桃坪自林口再宿始達

核桃坪

相傳故有核桃樹大數抱康熙三十三年乙亥唐希順兵至廠民以所積金瘞其下
為後人發掘根株俱盡坪長里許蔬圃外無拱把之植花柳春風夢遊而已茅屋數
楹編竹籬以禦鹿豕四山峭立小窻倭指行人上下僕綠如蟻春無鶯燕秋亦不聞

鴈聲日月唯亭午光明夕多陰雨烟霧四塞身世俱屬混沌氏卒聞夔歌與斷猿相
間知詰朝起墟人至岩穴間爨火明滅陰燐不啻苦蕎酒刀劍刺喉非此病不能就
枕余居寧州日以江南為念今則間吟芝草亭樹石婆婆之樂又如天上矣

兩又河

發六夏雪界數澤中氣如虹而五色食頃弥漫道路臭味如秋口發甜即知中毒雲
南嵩明州下嘗有此知州徐某伺其出飛礮擊之地忽陷深數十丈患遂絕或云此
巨蟒所蟠結也

觀音洞

夔良之兩又河石穴如龕有泉自洞門出其山即夔良舊殿五十三年李僉事安采
洞民之言云此泉一石烹之可得金若干賦書殿富人日出橐中金置礦砂中以盡
惑當事其術頗相類象九駱駝一踏雪來洞下傳為黃白之精今賦書亦云有大白
牛三渡河入蜀以此爐火少衰余橐中金象駱駝頗未效靈大白牛又奚問焉
泉清甘可飲上多通臂猿黑猴欲雨則悲鳴婉轉斷腸於此者屢矣

夔良殿

夔良殿產銀在核桃坪東南三里許康熙二十七年開銅廠溝有名三尺鬼者過發
六諸山取猴血和藥於穴中得礦如拳喜甚跳躍墜地死衆趨發穴自三十年後發

六諸酋彙與有利馬銅廠故憂雪界心竊妬之以今廠告得礦不減發六而用力半之衆復起憂雪日可千金三十四年威寧總兵唐希順親兵百人欲攘其利衆以黔蜀之分斬之希順怒密遣羅守備焚其巢斷浮橋使不得渡一時赴水死者無算事聞坐獄三年發遣者復無算威寧永寧迭以五十人戍之四十八年二月熊中丞開一盃七雄諸廠次及彙良威寧總兵復移檄詰其狀秋七月罷去五十三年地震壞松潘城垣川省賦額不足給兵餉中丞公上其議李僉事我郊董成之五十三年冬十月經始遠邇磨至洞槽四十有奇今所存十餘耳語云急走彙方窮走廠此輩皆無告窮民秦晉楚豫去家各千萬里空拳白刃誰為急疾痛之呼者余嘗通行洞槽其下如蠡窠所云澇塘廣袤以里計積水沮洳墮石作鐘鼓相戒不敢越尺寸僅從左右窟穴謀取泥沙出易斗米糊口名為肥荒此前人唾棄之餘耳打親身尖則並前人所遺象脚去之雖朝易斗米而夕弊馬勿恤也屋戶鱗穴與猿鳥爭路礦氣上行石皆脆腐琢鑿日久則本撥風雨怒飛呼打凌子雖蝟縮猶有傾壓死者發六舊廠僅隔一河峯頂倒懸而入石壁千重中有復流云自烏蒙架木而渡非得工本巨萬不可復理銅廠烹煉不成液二十七年老碕民猶在彈指古今地靈人事其變易如此

李僉事彙良圖說二萬餘言大旨謂此廠之設以陰制烏蒙烏蒙所恃者由威寧

海子口角之道險曩良則可以直搗巢穴因廠民而用之不待外兵僉事會欲有事烏蒙故云余因僉事而妄言之烏蒙鎮雄聲勢相倚又世為婚姻威寧猶漢地避海子口之險而取道曩良千仞之山百尺之谿所在而是吾懸軍深入而鎮雄惕然於唇齒之義徐議其後不知僉事何以命之廠民利合疑不足恃烏蒙地不過五百里且屬內臣徂蠻蠻之餘習刳制行旅不使出境馭其下寡恩與阿底日尋干戈能知所過則舍之否則因內外之怨而剪除之誰為效死者曩良以城工中丞之善因地利城工竣則事可已而必駕其說於烏蒙毋得無病而呻且亦非對症之藥也康熙初年吳三桂平水西烏蒙匿其孛大師駐海子口別遣將由昆鄉欲遂滅之烏蒙夫婦出奔牛街鎮雄有給餉功為之泣請乃已昆鄉設曩良罵色牛街亦罵色所轄是曩良故其事急歸鎮雄路也如馬湖東川壤皆相錯但攻取之道則以阿底海子口為宜

礦廠

滇蜀多礦廠其人有利銅頭鍋頭襄頭鑿頭小兄弟之別直下者為天心洞從旁入者為城門洞上置風穴下通水綫費不貲否則無所措手洞有深數里者全賴襄頭以木四面拒土石使不傾壓名窩路鑿頭率小兄弟魚貫入破峽則用力倍之小兄弟利在冠以下知進而已夏裘而冬葛地氣固然烟煤氣亦足死人傾壓無論物價必

湧貴斗米或至一二金兵民病之

廠忌

礦廠忌正印官有過其地者必中道乞留印而後行于時忌五月及中元節于物忌麝香及驢馬肉

堂礦

四圍皆石有底有蓋其中若堂榴房初拆勻圓大小值千萬金不等大花鉛多細花有馬尾絲者為上青砂撒盞不帶瓦片質薄而鱗次明晶夾石煨煉較難必非堂礦中物將得堂礦先見焦引及羊毛砂焦引者礦氣鬱蒸石馬之枯羊毛砂五色備具其衣也焦引盡而不得礦必破峽窮追諺云十跳九成堂跳多則得多亦有窮追徑步迄無所得者

臭銅礦

蠻了山相傳有銅廠或云銀廠甲午春成都知府郭禎檄下長寧令其招人開採斗米倍價居民愁歎山中一老生笑曰是將來去不得耳吳三桂反時偽副將張某開採三年費巨萬煨煉不成汁三桂斬以徇此臭銅礦也余言之中丞公得報罷既病而藥不如豫養元氣也曩良之銅廠溝故有名入爐亦不成蟹殼形廠民鑿室之言類如此

銅礦梅綠色雲南人取其堅者磨治作數珠瓶鉢之屬古雅可玩視則物貴其貴
爐烟

生礦氣最毒入爐烟焰勃然隨風弥漫觸之鷄犬俱病腰膺兩膝酸痛嘔噎不食酸
痛入腹幾不治矣法用三稜莖末後以大黄芒硝下之下氣必先破氣故也忌飲酒
飲則引入經絡手足不仁余蒞彝良吏役五十餘人前後伏枕驗之如一大約
乘飢寒入五六月曉暮必深絮衣稍不戒則肌生粟余於吏役皆厚
其廩餼厚之所以責之然奔走唯命之人豈能一一俟果腹後即可
嘅也

俗呼廠官乃周禮州人之職耳安嬰近市能識貴賤余
為州人故詳言其利病經國者尚有采焉

楊買辦

康熙三十四年唐希順燒彝良廠時有楊姓者喜代人治庖
呼楊買辦卧病夢過兩叉河見城市喧填門禁甚厲皆按籍
買辦同舍五人先後與眾入呵買辦曰此間汝無事可速去買
辦不平其言私度一閑復見獐卒以五色棒逐之越二日禍
作買辦以病伏橋下免夢中所見按籍而入者皆爛死其未

死者諸彙利其有以及繼之至今為厲云

推鑿

廠民間水字古磚見有人持鑿面石壁而泣以曰汝持鑿還我
椎來鏗然有聲墮地而沒鑿長尺餘還椎厭穰語也

丁酉冬列字古磚得死人齒髮有物深紫色如茄加以銀簪刺之
即腐其心也與小說家所傳流淚成灰之意思畧同財色之於人
不蒸甚與

趙襄頭

襄頭趙某嘗入古磚卒遇一人語曰吾閉置已久君負我出以銀
三錢為君取醉可乎趙懼返走兩手已接其項距洞口丈餘衣
履委地成灰得銀如數已未秋七月也

乾虎子

廠民有埋了不曾死之說言身入危地也土石卒崩或襄木中
斷以十以百皆無復生理雖其父子兄弟相戒不敢哭且不敢言
或從旁穿鑿而入黃毛被體行動如常喟之曰汝欲脫此險否
盍以礦示既踴躍前導已盡地利詭置筐筥中懸絙而上過

襄木非擊以斧則有難色人與所得礦俱至洞門外絕則斷而
沈之其閉置地中也竊竊能語火食唯世俗所云煙葉者背立
而與之噉盡還其具與人出遇風日即漸滅無踪而厲疫作矣俗
號乾麋子

丁酉午日

余居彞良午日陰晦衣裘猶有寒色悒悒萬端罷酒擁重衾
而卧異候於病夫茲勿堪也漏下五鼓夢入有喪者之家手莫悲
涕若以其為前代名臣執事者皆避之又有捐余就客位者生
平英偉激烈之氣銷磨殆盡寤寐中猶有感觸而然耶余鄉
水嬉最盛曳輕羅披團扇畫船簫鼓數十里不絕乃不夢歸
田之樂而為古人啣恨何也

彞良月

彞良雖無月夜常有光古星河較近也有月唯亭午可見四山
仍是翠屏也中秋後二日以女復函問中夜長號巡檐無寐
余入蜀四年甲午留鑠闈中泊土地厓今來彞良惟乙未居
長寧先一夕次兒疾殤蟬娘悲泣不食余詩余豈山鳳凰空

穴忍其母明月宵長圓相期在白首復彭城君第三女也留江南悲與父別遂疾今從其母於地下而余猶未及痛甚次見矣中秋為四時佳節之最其愉戚實由人心使夜夜不見月如彛良奚而不可與

彛良雪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冬十二月初十日夜大雪聞雷

文方

縛茅官舍之西北隅種花竹于市囂差遠於岳寺前後

諸峯稍近也讀書消夏自謂宜之顏曰文方且識其緣起云地居
芒部職是州人會當搖落之辰屬有馳驅之役五方襟處豈曰非
民終歲羈愁未能足國事非今而可即失既往其奚追是用委懷
無妨任運乍開三徑倚岩樹以栖雲長年一編和嶺猿而叫月賦
成狹室詩儼敞廬尚露沒於古人會計司當聊徜徉乎空谷
木石與居時戊戌穀雨三日也

駟馬場

官舍之東北隅彛人起墟其間夜以羊皮覆面僵卧石隙雪雨自腰

背而下或云彘人寒在首而不在尾也以盜民間物其首牽馬而前乞
余生之先後以乘余是無死法罪贖固當易竹木構屋若干楹即
次有所羅拜題曰駟馬場趨市者倍於前盜亦切相戒吁彘人
亦人耳

星宿石

產彘良之李子溝明燈有光五稜七稜大小相似銳其首類今時
儀制中水晶頂式呼星宿石

余所得峨眉放光石即此類亦名菩薩石余在黃郛
時多見之與星宿石同類特異其名耳

塔石

核桃坪道左得之長二寸有奇計寸而級每級分界處凸起如帶
純鉄色餘皆黃白色此塔石也合與尤效以香楠刻雲葉為座突
兀研几具有高踈蒼空之態

阮亭王先生於定州學舍見雪浪石謂徒以東坡得名而擬
坡公集中所稱彈子溝石怪石仇池石芝沉香醉道士之類
以雪浪例之為未必奇余謂人各有好因好成癖不癖不知其
佳如阮亭所見安在米顛袖中物不以雪浪耶但恨坡公蜀人
而于蜀中奇石不多及當以載酒凌雲之顛卒未遂首邱

耳東坡雪浪齋云書中之變蜀兩縣與不傳者歸兩原
異哉蛟石雪浪齋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其書石人益伏
流飛空傲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從聖元

黑界石

黑界連左有穴以覆雀產石以苗苗豆苗更取置火藥中擊鳥
獸余畜以水置硯凡石其不武矣夫

府第南十里鮑冥寨所產色如金有刺如楊梅

豹

曩良少虎而多豹每夜踰垣食雞犬羊豕得貓則壓以尻殺之十年
來北人染貓皮為冠呼以鼠皮貓能捕鼠顧為鼠耶橘踰淮
貓入山物性之變不可以常理論耶豹變取象大人得貓不以血
其齒其壓殺之也固宜

角雞犬

從花家二十里飯角雞坡一天要尾相隨皆黑抵菜堪遇虎
馬皆人立前驅以之虎匿草叢中伺與從已去突出嚙犬微
吼余為過賓不能使地無虎犬各有立乃隨過賓以行其

為背王者戒與

義羊

昆鄉夷以黑白二羊獻畜之一日其白悲鳴而至導牧人披榛

棘入破垣中蕨葉覆地啟之黑者死焉盜故也與之食不食

余義之使就獄寺就受記與僧同跪起復入破垣中眾

感其義為坎墓死者乃歸

細鱗魚

出彝良之葛魁河頗有名魚與熊掌並美要其地可出

少耳

羅漢松

雄鎮諸彝折羅漢松為薪有合抱者林口數里多梅花雞

草嶺之北匡楊泥山茶杜鵑多爛熳居人不能名也

桃李

戊戌春正之下澣出雞草嶺桃李始花三月復過芒部朱朱

粉粉猶然作花山川向背物候不齊以桃李容顏數占春

光九十未為不幸解荔州紐時以十月見菜花戊子初夏

抵家乃大放萬里之行與葉花相始終生平異事今亦云矣

木筆

木卓至林口菁林中高數尋淡紅色中有鬚黃的如蓮花
得地氣厚也因憶官粵西時土人言筆村莫氏有木蓮花嘆
為異種訪之乃木筆此則直似蓮花矣

蓋部方物贊故有木蓮花銅梁之巴嶽山樹高五六丈葉如
瘦楠出山則不植瀟溪先生有瓣落蒼苔墜玉之句王

世楨異物志特記之志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樂天

詩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綴高枝雲埋世隔無人識唯

有南賓太守知樂天所詠即此但葉似小異耳蜀山多奇

花地僻則艷賦倍之古人已不能名後人初不及見譬諸文君

薛濤幻身錦江之秀遺文軼事諷誦迴環亦云曩有其人

耳。庚子春日舟中閱段柯古支植篇云木蓮葉似辛夷

花類蓮花色相傍出忠州鳴玉溪卽州亦有是忠州之

木蓮花固有名而葉似辛夷予所見幾近之也但莫氏

種則未可亂真秋田又書

白杜鵑

鎮雄諸山多杜鵑花白者花葉差乙酉客京師為文友之會賦
白杜鵑云自應教余詩誰向藥欄分異種淡煙微月共模糊
鶴林已斷紅裳影閬苑重來白雪膚歸思不堪留王玦
春心有託在冰壺只疑夜半枝頭鳥啼到無聲身血亦無
頗傳於時座客莫西齋景胡筆盧紹安家山堂至言墓有
宿草楊致軒守知罷歸故里繆湘芷沉今視學楚中龔英叔
度克庸令竹谿陸巢雪師令儀真顧天山靄吉為其邑廣
文老僧借山暎聞亦以病乞還平湖惟王琢園奕清雲岡時鴻
兄弟官京師繆龔以公事或歲相見顧陸可共晨夕余與諸君
死生契濶耳然諸君皆不及見白杜鵑而余則揮瓶簪帽不徒擬
議之工末勞人所見差勝余詩悽惋其為此日兆與

野棉花

枝葉如芍藥而小白花川南人呼早蓮花彙良道左皆是入
冬絮從葍中垂垂而下諸彙云此野棉花也可充緇袍之用方
書所載早蓮亦白花塌地而生當以諸彙之言為政

草繡球

形如青菜而小可食春時吐花已莖紫色成球

蕨

川蜀多蕨出鎮雄者名米蕨葉皆仰屑其根可食明季
避地之民藉以充飢屏山多有之居民屑其根為粉名蕨粉與
藕粉無異每觔值數文亦有合藕粉以市人者

施額古廠

施額樂澤明時皆廠也近有於龍街鑿石壁而入其中豁如得
死人骨及大馬各一具初無洞門當是土石之氣久而復合耳

一盃水

建昌東二百里硃磳水湧如江湖卒不及避春末夏初可入利
在私開與彞良俱有賊廠之號

廠民遊民也廠非恒產而欲其有恒心也難私開則道左泥沙
皆堪糊口若趨辦國課支左易於詘右矣急公大義也而
責之無恒心之人庸有濟乎蜀地如九峯山火井晉无湯
丹馬脚跡黎溪九龍麂子諸廠五十一年以前日聚數千

人今皆無效賊由人心耳非廠之罪也

賦書

賦書廠貴州故有名劉中丞蔭樞以其擾民威寧鎮兵且無所得食特嚴開採之禁丁酉夏五月商人王某避黔而言指為雲南界收召無賴彘良地利已竭相距不過三百餘里避債之台無逾此者奔走四出日夕不休威寧鎮兵泣請於帥願為廠民不願就卒伍烏撒諸彘見負米而來者刃刺囊橐於道左拾取遺粒日有千人不鑿三十四年唐總兵之難而趨之若鶩何也嘗

聞滑稽之言名妓疾亟其母持之哭妓曰無傷兒即死但盡飾以待猶可為母致千金母曰諾少年知兒已死門前車馬顧而之他矣惡乎金妓喟然曰知死者固應去此然世之不知死者以兒所見尚有十八九耳語雖近戲可以喻道余長寧令也寧率至此與局外情事殊異乙未上元有生平常抱杞人憂公府歸來涕泗流之句多言而多誠為不幸也夫

此水味甘性平入心經能治心火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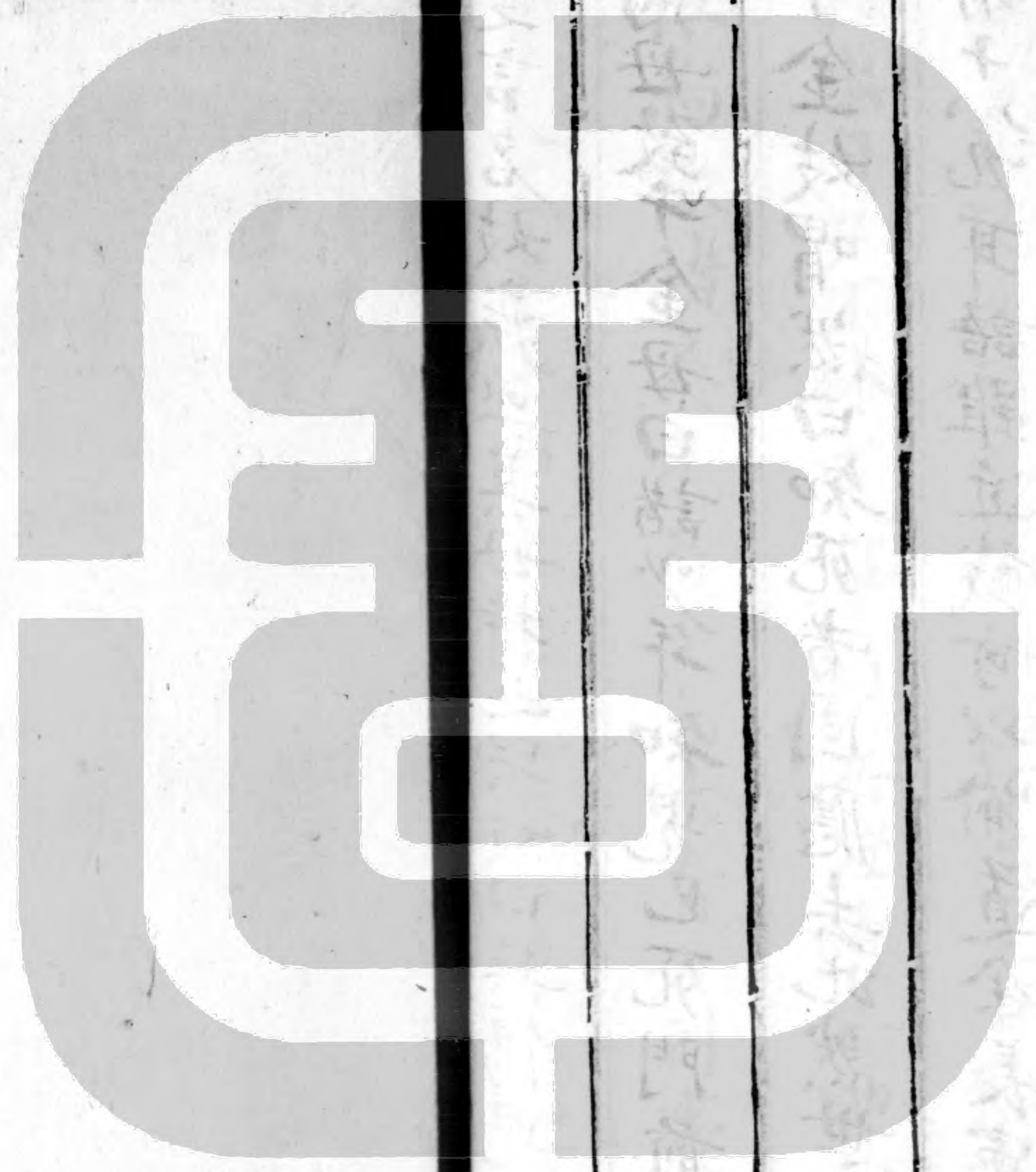
及口舌生瘡等症

此水味甘性平入心經能治心火上升

及口舌生瘡等症

此水味甘性平入心經能治心火上升

及口舌生瘡等症



理學